

程樹德著

國故談苑

上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程樹德著

國

故

談

苑

上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6 月 騰

序

余弱冠歸里。應省試。聞里人言文學者。盛推程君郁廷。恨不得一見。迨郁廷入京師。試明法第一。余已外簡。聞都人盛推君法學。如其文學也。國變後。復入都門。始識君。君方見重於時。余則意氣摧隤。相視如鵬鷃。意不敢傾寫。比鄉人旅舊京者。結竺社。每招余共飲。飲必與君俱。君年六十。健猶昔。酒酣縱談。神鬼及舊聞軼事。坦率無矜容。久乃愈親。以爲向之知君者。有未盡也。既乃出示所著國故談苑。於因學紀聞爲近。而參以論斷。其析文。辨器。論學。考制。類能洞見本末。蓋以治科學者。治國學。非深思明辨不能也。夫儒者通天地人之謂。又云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故鉅而經緯。天人。細而辨析事物。皆學也。自科目取士。士囿於詩賦帖括之學。而學始隘。雖有傑出之士。欲肆力於古。然畢生役役於科目仕宦中。餘力所及者。殆亦僅矣。君猶是科目仕宦中人。乃天旣假以未入官之歲月。使之治律爲專家。又假以退閒之歲月。使之博究天人事物。以成其絕學。年漸老。其學愈進。猶孜孜罔懈。向之知君者。誠有未盡。抑烏能測其所至耶。且著述不易言也。性之不近者。無論矣。性近矣。志不足以持之。往往中畫。志果矣。

又或限於才與識。故成就卒。君寬聞之境得自天。其志之堅。才識之卓。則得之於己。於以發揚宏著。皋牢古今。舉世曾有幾人哉。讀既竟。乃叙其所見如此。若云訂訛補闕。則君之精審。固無待於余。且余又奚足益君者。如入五都市。目眩舌橋。但有讚歎而已。丁丑首夏龍顧山人郭則澐。

自序

昔方植之作書林揚鱗論著書須出於不得已。孟子生戰國之際。著書七篇。斷斷與楊墨爭辨。初非有意傳世。而其書至今與日月經天。永垂不朽。豈始意所及料哉。古人謂三十以前。不可輕易著書。恐老而成悔。楊慎著丹鉛錄六十九卷。四庫提要評之曰。慎以博洽冠一時。使其覃精研思。網羅百代。竭平生之力以成一書。雖未必追蹤馬鄭。亦未必遽在王應麟馬端臨下。而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卽付棗梨。餽釘爲編。祇成雜學。此論深中其弊。余五十以前。以十年之功效。成九朝律考二十卷。今年逾耳順。猶著手論語集釋之編纂。誠不欲以雜學鳴也。顧鴻篇巨帙。殺青有待。而回憶少時所欲著而未成之書。或功虧一簣。或僅存其目。斷簡殘篇。千慮一得。轉覺棄之可惜。丙子秋間。始稍稍備鈔存篋。仿困學紀聞日知錄之例。錄而存之。丁丑復將原書中無關國故者。別釐爲晚榆雜綴二卷。而以舊作中國法系論殘稿附之。顏之曰國故談苑。第一卷爲經部。而以論孔教及從祀附之。第二卷論史。第三卷考古。第四卷泛論諸子百家之學。第五、第六兩卷則多談政治法律。期於發揚國光而已。近日整理國故之說。甚

蠶塵上。夫整理豈易言哉。昔人謂大學經朱子補傳後。已爲宋儒之書。而非孔氏之書。今之言整理國故者。毋乃類是。往者閉關時代。故步自封。誠如莊周所云。夏蟲不可語冰。變法議起。歐化東漸。國民思想。爲之一變。雖然。釋氏謂宇宙互爲循環。無往不復者。大易之理。無平不陂者。洪範之義。自漢武罷黜百家。獨崇儒術。六朝以後。南方之老莊思想。與北派之儒家。混合而成爲南北朝之玄理哲學。南宋以後。佛家禪宗一派。又與儒家混合。而成爲宋儒之理學。蓋吸收異族文明之後。又必排斥其主張。而後有以自存。此二千年來歷史所詔示者也。樹無根不生。國無本不立。未聞事事師法他人而能立國者。遠識之士。駸駸有亡國滅種之懼。而欲提倡舊道德。以冀挽回於萬一者。善乎列子之言曰。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何者。時代使之然也。故昔之言新知者。多係邃於舊學之人。今之言國故者。必爲富有新知之士。所以言者異。而出於補偏救敝之不得已則同。著者少年馳騁名場。標新領異。人爭以狂生目之。老而讀書漸多。閱世漸深。始知其謬。豈生而迂闊者哉。丁丑秋九月。閩縣程樹德序。

目錄

卷一

百姓與黎民

四岳許由當仍是一人

尙書多用方言

僞古文五子之歌之不可信

書終秦誓詩秦風始寺人

中庸爲漢初人所作

論語編後餘藩

孟子佚文考

孟子崛起之困難

學術統於一尊

名教

孔廟從祀

卷二

堯時爭帝位之多

春秋戰國間闕史

秦焚書凡二次

東漢圖讖之學

曹操欲用孔明之軼聞

南北朝諸史惟周書最非實錄

東晉南北朝女權之重

隋文帝政治上之興革

宋儒論人之刻

宋三學之橫

宋徽宗畫皆非御筆

宋三宮北行一年之起居注

元代士人之思想及生活

宋元二史尙待重修

胡元入主中夏百年社會風俗之變遷

明成祖爲元順帝子之異聞

曾文正之主義戰爭

歷代帝后圖像

漢以後創業者種類之分析

王陽明惡王導楊用修惡王安石

卷二

疑古

古未有銅鏡以前以盆盛水照形

歲支古始寅

木器先於瓦器

財產私有之起源

古代畜犬食犬之俗

兩虎爭貝

少力爲劣

洪水以前之歷史與文化

初民二畏

以首戴禾

古朝會君臣皆立

古以罪人充奴婢僮僕

茵褥之古

以弓量田

二二如四三三如九

穴居時代之竊盜

讀金文所見

古器之厄

日本風俗之今古

印度文化

古今語音之遞變

卷四

儒家解決社會問題之方法

道家思想及於社會之影響

道學

心學

淨土

知識

三戒

無憂與無我

凡事不可做盡

常用語之檢討

近代小說糾纏

小說尙有應行補編者

漢以前著書多憑記憶

著書結怨古人

著書迎合潮流

嶺雲軒瑣記補逸

卷五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

家族制與個人制

省制沿革與改造

邊地人口疏密今古不同

選舉

多數

君臣

明代官制之善

中國法系論上

中國法系之評價

中國法系發達之歷史

中國法系與英美羅馬法系之異同

中國法系立法之目的

中國法系不振之原因

中國法系之將來

卷六

中國法系論下

中國法系之憲法

中國法系之行政法

中國法系之刑法

中國法系之民法

中國法系之訴訟法

國故談苑

卷一

百姓與黎民

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註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楊升庵譏爲不通古今之說。以百姓爲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其言是矣。而未盡也。唐玄宗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自出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氏以諸侯之姓爲姓。后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此可謂不刊之論。蓋上古爲階級政治。百姓指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言之。謂貴族也。黎民平

民也。堯之施政。先貴族。次諸侯。後平民。此其序也。抑尤有進者。西人考古家常謂苗民爲中國固有民族。漢種乃自西北侵入。至以爲神農黃帝皆與巴比倫古帝同名。其說雖不盡足信。然漢族非中國土著民族。則可斷言。史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書孔傳。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疏。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不知出何書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之。鄭玄以爲苗民卽九黎之後。九黎有二說。其一謂黎有九種。如論語子欲居九夷。其二古代用語。言數之多者必稱九。如書九有之師。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之例。二說未知孰是。黎者苗族之別名。今廣東瓊州府有山曰黎母山。其土人仍稱黎。此其證也。苗族版圖。北自河北。南極嶺海。因戰敗結果。相率南竄。漢種逐漸徙居內地。於是。有因生賜姓胙土受氏之制。而百姓之名生焉。其所謂百姓者。大都純爲漢族。故多出自帝王之後。如清初之有八旗。皆天潢宗派也。黎民則指被征服之苗民言之。朱子注孟子訓黎爲黑。猶秦言黔首也。亦望文生義耳。又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舊以如喪考妣爲一句。非也。當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句。百姓謂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周人尙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

有姓矣。百姓黎民。隨意使用。孟子黎民不饑不寒。蓋泛指民庶言之。此古今用語之不同也。

四岳許由當仍是一人

舊說以四岳爲四人。其以爲一人者。自孔平仲始。通爲二十二人之數。楊升庵深然其說。以爲漢有三老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劉珥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個。四門博士。豈是四人。其言可謂滑稽矣。堯讓天下於四岳見堯典。而莊子言堯讓天下於許由。不受。恥之而逃於箕陰。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禪讓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由之冢。則不得謂無其人也。如莊周之說。許由與鬻缺王倪被衣。同爲高士。此殆不可信。當時所行者貴族政治。堯斷不能以天下讓與平民。武丁欲用傅說。尙須託之於夢。百姓始服。豈有以天下重器。無故讓於山林隱居之人。無是理也。且尙書所載。堯之讓位。除四岳之外。未聞讓與他人。而四岳之官。其地位權力。略如南北朝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埒。堯之欲讓舜。所以先讓四岳者。慮其抗命也。舜雖側微。尙是黃帝子孫。猶不能無所顧忌。而曰讓天下於隱居之士。其誰信之。余考諸載籍。而知許由卽四岳。有數證焉。左傳夫許太岳之胤也。杜注。太

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蓋辭位之後。受封於許。其證一也。路史引西征記。許呂城者。爲許由之所居。大城東北九里而近。猶有臺曰許由。其崇六丈。廣三十步。許由之所嘗登。是受封之地。在今許州。蓋虞時諸侯。其地尙有許由臺遺蹟。與山海經所載帝丹朱臺相類。其遊觀之盛。亭臺之富。墦於王侯。絕非隱逸之士力所能及。其證二也。古制墳墓均有一定尺寸。御覽引禮系曰。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白虎通曰。王者墳高三仞。許由冢在登封東南三十里。高三丈。意者舜因其辭位不受。故優待之。死後仍葬以天子之禮歟。且墳至三丈。其工程之浩大可知。斷非普通隱士所及。其證三也。許由之名。始見戰國趙策。以堯舜許由並舉。金樓子載其長八尺九寸。後人因淮南子注有洗耳不聽之說。遂編入高士傳。種種附會之說。由此而生。呂氏春秋言堯朝由於沛澤。請屬天下。傳遂附會謂由隱沛澤之黃城。耕於箕山之下。譙周古史考亦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堯聘不就。人咸高之。益部耆舊傳。堯傳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世何徵焉。凡此諸說。皆爲莊子寓言所誤者也。羣言淆亂。折衷諸聖。觀堯典而知堯讓位四岳。爲讓於諸侯。觀春秋左氏傳。而知許爲四岳之後。則四岳者官名。許者所封之邑。由其名也。其他史記伯夷傳註。以爲字武仲。高士傳以爲陽城槐里人。均不足信云。

尙書多用方言

尙書爲中國上古史。最可徵信。惜多用方言。不易索解。余少時嘗以盤庚之弔由靈對史記之來始滑。尙書作在治忽可稱絕對。其中如大誥多方多士諸篇。尤爲難曉。蓋當時用以誥諭庶民。必用通俗文字。如今

人之用白話。昔人謂商盤周誥。佶屈聱牙。蓋商都亳。所用多河南土音。周都豐鎬。多用陝西俚語。時移世易。至今遂無人能解。姑舉一例。如所其無逸。王敬作所。此二所字。完全陝西方言。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爲所。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爲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通。余因此悟漢書蕭望之傳。有所不當得爲之屬一語。尙書大傳注非事而事之。今所不當得爲也。御覽六百四十八引此所

字甚費解。後讀唐律雜律末條。有不應得爲。始知卽漢律之所不當得爲。又史記叔孫通傳。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秦律卽係法經。疑法經雜法末二條。一係非所宜言。一係所不當得爲。漢律因之。今唐律只餘不應得爲一條。且刪去所字。其非所宜言一條。不知何代刪去。考南北兩朝之律。均有此條。唐律全襲隋開皇律。並其條數亦未更動。北齊律九百四十九條。隋開皇刪去一半。只

存五百條。則此條直隋初刪之耳。因論所字附及之。

僞古文五子之歌之不可信

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僞作。閻百詩論之詳矣。然他篇不過抄撮諸書所引逸句。餽釘成篇。雖空洞敷衍。尙未離經。惟五子之歌。則與事實距離絕遠。以他書證之而知其謬也。考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五觀亦作武觀。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此卽楚語之五觀也。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是五子卽五觀。非五人也。僞古文之根據在書序。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全謝山經史問答。五觀特國名。猶之三閭。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全氏據漢郡國志。衛故觀國姚姓。以爲非夏之宗室。則余未敢贊同。竊疑五觀據竹書當爲昆弟五人中之最季者。如後世之排行。左傳昭十年。夏有觀扈。皆叛臣也。蓋旣叛來歸之後。率德改行。如太甲之悔過。目睹太康失國。作歌以冀其悟耳。書序本自不誤。

作僞者望文生義。誤以五子爲卽兄弟五人。故誤耳。歌凡五首。每人一首。似後世兄弟聯吟者。尤可笑也。

書終秦誓詩秦風始寺人

尙書終於秦誓。說者以爲孔子預知秦之代周。然猶可曰偶然也。余讀詩至秦風首篇。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而歎聖人錄此以冠秦風。蓋預知有望夷之禍也。史記年表書繆公學於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其後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後人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朱子詩傳亦從之。失其旨矣。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所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蓋意在求勝古人。然不免矯枉過正。明何仲默曰。宋人尙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斯平情之論矣。

中庸爲漢初人所作

朱熹中庸章句序。以中庸爲子思所作。清代學者嘗摘其載華嶽而不重一條。以爲魯在山東。故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亦云挾泰山以超北海。不應山東人忽作陝西人口氣也。其論當矣。而未盡也。茲又得二證。決其爲漢初人所作。論語邦有道則見。又云邦有道則仕。蓋邦有道無道。係齊魯間成語。從未有改邦稱國者。僅中庸子路問強章。國有道國無道。皆作國不作邦。因悟此二國字。必漢人避高祖諱而改者。如爲子思所作。決無將習用成語。隨意更改之理。此一證也。中庸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朱註。今子思自謂當時也。余按同軌同文。係始皇統一六國後。一大事業。史記始皇本紀。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其琅邪刻石亦云。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此二事皆在秦混一區宇以後。子思生春秋之季。烏得有此。此又一證也。或曰。子思作中庸。見史記孔子世家。蓋舊說相傳如是。非臆說也。余謂好僞撰古書。係漢魏間風氣。張霸之百兩篇。梅賾之僞古文尙書。非其例耶。尙書且僞。何論中庸。宋儒以其說理精粹而表章之。未爲不可。必以爲子思手筆。則余未之敢信。書中屢稱仲尼。體裁與論語特異。門人且不忍名其師。何況孫可名其祖乎。其爲漢初人掇拾叢殘之作。尤無可疑也。

論語編後餘瀋

昔邨景純註山海經穆天子傳於西王母條下引證極博而其注爾雅不過云西方昏荒之國而已此所謂詁經有體也。余著論語集釋凡清代學者著述引證頗富然有議論新奇可喜而非詁經之體者。吉光片羽終覺棄之可惜。拉雜書之以待後之知人論世者。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楊墨亦未產生無所謂異端也。余注此章不採歷來注疏相承之說而以戴東原持兩端解釋之。然細閱論語全書其中却實有異端如樊遲請學稼。夫子答以上好禮好義所答非所問。自古注以來均不得其解。後讀近人江瑛所著讀子卮言云農家並非言農事。乃今之共產主義其言不爲無見。考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倡並耕說與今之馬克思主義幾完全相合。說者謂此派戰國時始有之竊以爲不然。漢書藝文志所載農家之書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王氏六篇。均不知爲何代人所作。諸家中失據莫考。未有如此之甚者。班氏并叙其源流曰農學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

臣並耕。醇上下之序云云。是其所謂農。本指上下並耕而言。並非農桑耕種之事。觀於種樹藏果相蠶十三卷。均爲農事最要之書。乃不列於諸子略之農家。而列於數術略之雜占。班志分類錄書。本於劉略。劉氏亦必有所承。倘俱言農事。則不宜分而爲二。今別錄農事之書。列於農家之外。則農家所言斷非農事。漢人已知之。尤可爲顛撲不移之據。當孔子時。神農野老之書。必尙現存。樊遲學稼之請。卽欲習其書也。孔子告以止須用禮治。則民自服。不必採用並耕之說。如此一問一對。方可銜接。不然。如舊解。樊遲係問種田。孔子乃告以治天下之道。豈非文不對題。尤可笑者。朱注至斥樊遲爲粗鄙近利。真癡人說夢矣。曾有聖人之徒而好利者哉。

原壤孔子之故人。年必與孔子相若。聖人無疾言厲色。何以獨言其老而不死。余常疑之。意當時老子一派。其放蕩形骸。已開戰國莊列之風。如原壤曾點。皆受此學說之影響者。原壤母死。貧無以爲葬。夫子助之棺槨。原壤不但不哀戚。反箕踞於棺槨之上。唱戀愛之歌。故孔子斥之曰。幼而不孫弟。六朝時阮籍劉伶一派。常曰使我有萬世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原壤思想。正與此同。故孔子曰長而無述。道家。中丹鼎一派。喜言吐納。以長生久視爲目的。故孔子斥之曰。老而不死是爲賊也。曾點雖不及原壤之

脫略。檀弓載季武子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孔子令弟子言志。曾點所言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純然道家思想也。

墨子生孔子後。其學說係祖述大禹。其原甚古。宰予主短喪之說。與墨子薄葬相類。孔子時雖無九流百家之名。而弟子中已不乏習其說者。宜乎末流儒離爲八。荀子所謂有子夏氏之儒。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游氏之儒。韓非子顯學篇。所謂自孔子之死。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也。

子欲居九夷。皇疏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臾。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其說較邢疏爲勝。後漢傳論。以朝鮮當孔子所居之九夷。非也。日本地接朝鮮。當時必已通中國。山海經云。東方有君子國。其人皆衣冠帶劍。好讓不爭。當指日本而言。鄭浩云。孔子見道不行。而日本地方千里。欲徙居之。其意如箕子痛故國之亡。遂避居朝鮮。而卒王其地。秦伯讓位季歷。逃荊蠻。而王東吳。虬髯客以中原有主。乃棄之。而王扶餘也。孔子以南面許仲雍。又告顏子以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其平日言論。師弟之間。久已有此抱負。而當時東周。已不可爲。諸侯又無肯用孔子者。乃不得已而思行王道。

於日本。此憤世之言也。或人不解。乃以爲陋。孔子答以此本君子所居。何陋之有。說文羊部羴字下云。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此異種也。西南僂人僂從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惟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蓋西羌從羊。南蠻從虫。北狄從犬。古人製字之意。本以禽獸待之。夷字從人。有人性焉。漢書地理志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亦謂此也。此言孔子之居九夷。爲欲行王道於日本。其言雖近滑稽。然日本在春秋時。已通中國。則尙可信。何也。禮記載大連少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論語逸民中亦有少連。今日本尙有大連少連二姓。是其所謂東夷人者。卽日本人也。說文載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與山海經合。日本古史所載。其國人民壽常至二三百歲。他國極少此例。故知爲日本也。

割不正不食。朱注訓爲方正。大失古義。切肉不方正者不食。天下豈有此不近人情事耶。余記前清時。有學使以此命題。有生員文中末段曰。其零星所剩之肉。豈不惜哉。當時以爲笑談。又沾酒市脯不食。孔子爲大夫。家中自常有釀酒。但必謂一生從不沾酒市脯。則商賈之以此爲業者。人皆嫌其不潔。無人敢買。寧有此理耶。又席不正不坐。孔子爲人。斷不迂腐至此。此皆爲宋儒注解所誤。後讀漢人注疏。

乃知絕非如此解釋。少牢禮。舌皆切本末。鄭注。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賈疏引孔子割不正不食證之。據此。則割之與切。本係二事。邢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不食也。其說甚明。至席不正不坐一句。史記世家新序節士篇韓詩外傳說文解字所引。均在割不正不食之下。知漢人所見本如此。不知何時錯簡孤出。且依古注。此一段乃孔子齋時飲食起居之節。與理最合。蓋所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者。亦指齋時言之。方與理可通。鄉黨中自齋必有明衣布以下。至不多食止。不特記孔子之齋。且可因此知古代齋時之禮。朱子誤信莊子不飲酒不茹葷之說。遂將食不厭精以下。別爲章節。以此爲聖人普通飲食之節。遂使孔子成爲迂腐不通世故之人。其罪大矣。葷字從草。指葱韭之類言之。並非不食肉。朱竹垞有釋齋一文。根據周禮國語。主加常饌之說。錢坫論語後錄所言略同。觀肉雖多惟酒無量數語。其說確不可易。周禮或不足信。然國語非僞書也。集注以不飲酒不茹葷釋齋。因此不得不變更古注章節。而於下文割不正不食及沽酒市脯不食兩節。於義均不可通。朱子於家禮云。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仍未嘗以莊子爲據。而此章獨未及修正。蓋著述過多。精力不及故也。

子謂伯魚。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多不得其解。據檀弓。伯魚之妻。終於被出。其平日伉儷不睦可知。夫子之言。蓋勸其型於寡妻也。此說甚新。鄭浩云。

論語不知何人所作。鄭玄以爲出於仲弓子夏之手。程子以爲出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其根據以書中於二子獨稱子而不名也。有以爲出於閔子騫之門人者。以子騫獨稱字而不名。此恐不然。世常有以字行者。余謂必非出一人之手。孔子死後。其弟子各記師言。故往往重出。其證一也。二十篇中。上論概稱子曰。下論或稱孔子曰。又前後體裁亦迥異。季氏篇以下。每章必有綱領。如君子有九思。君子有三戒。三畏。及尊五美屏四惡之類。皆上論所無。其非一人手筆可知。其證二也。古書自秦火後。多有僞造。或經後人竄亂。獨論語無之。雖間有殘缺之處。從未有敢以僞書目論語者。最近梁任公所著古今僞書及其時代一書。於鄉黨末篇。色斯舉矣一章。季氏末篇。邦君之妻一章。微子末篇。太師摯以下三章。疑後人見竹簡有空白處。任意附記他事。故往往無頭無尾。又以公山弗擾及佛肸兩章。恐出後人僞託。必戰國時朝奏暮楚者。欲借聖言以掩其失也。此種武斷之論。毫無根據。考論語有三本。魯論語二十篇。卽今本是也。齊論語凡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兩篇。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

一章。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何晏序云。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釋文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正義曰。魯論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是今之論語。係鄭康成以魯論爲主。參校齊古而成。如季氏篇。洪氏以爲齊論是也。如梁氏之說。後人攙入之數章。康成必知其僞。何以仍爲之注。臧琳經義雜記曰。古論語邦君之妻。魯論語作國君之妻。可見此章古論魯論皆有之。古論語作涅而不緇。魯論語作泥而不滓。亦可見此章非後人僞託也。梁氏曲學阿世。其書本不足道。恐後人不免有爲其所惑者。故詞而闢之。

孔子之言。其與現在世界潮流相反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君子不黨。此不特今人疑之。集注先已疑之矣。朱注於民可使由之一章。下引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於庶人不議節下。則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皆所以代爲迴護也。殊不知聖人之言。絕無流弊。觀於今日歐洲之議會政治。民主政治。政黨政治。則孔氏垂訓。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洵萬古不易之至言也。何所用其迴護耶。孔子一平民。在春秋戰國時。與諸子百家並列。並非有強權左右其間。卒能戰勝楊墨。道家。使儒術統

於一尊。蓋不知經幾許之淘汰。而後有今日也。故凡後代之潮流。有與孔子言論相反者。其最後勝利。必歸孔子。觀於六朝至唐。道家之說盛行。唐主李耳。各地方均建老子廟。當時上下風氣。輕視名教。蔑棄禮法者。將及千年。尚不足以動搖孔子。而況今日之國會。民主政黨政治耶。憶元二之交。上下爭言。議會救國。今未及三十年。議論全變。列寧以國會爲資產階級。欺騙人民之機關。莫索里尼言議會爲空談無實用之物。只可作爲陳列品。無論爲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均以國會爲不良之制度。其不久卽歸廢棄。可以斷言。我因此狂呼曰。孔子聖人。國會如此。其他可知。夫聖人者。俟諸百世而不惑。豈得因一二語與潮流相反。而疑之耶。蓋潮流者。一時之現象。聖人之言。爲萬古不易之定理。近人多言孔子學說。與現代思想不合。殊不知此種論調。六朝人已有之。今果何如耶。可以休矣。

論語中最不可解者。莫如逸民一章。包注。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然下文實止六人。尙缺朱張。漢書人表有朱張而無夷逸。故地理志引謂虞仲夷逸云云。師古注。卽就仲雍之逃荆言之。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似此不特朱張。卽夷逸亦非人名。然柳下惠並未遁居外國。不應與少連並舉。可疑一也。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而荀卿書言子弓。亦未必其爲朱張之字。其言無所依據。郝氏敬曰。朱

張朱當作壽。書壽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拜經日記云。皇疏作者七人。下引鄭注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不及夷逸朱張。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俯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然如此夷逸二字。應在虞仲之上。且少連亦係隱居東夷。何以不列入夷逸。可疑二也。尸子以夷逸爲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輓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是有夷逸其人。不得以爲非人名也。以朱張爲壽張。或作侏張。義雖可通。究係曲解。其故總因下文漏缺朱張一人。種種曲說。由此而生。包氏以逸民爲七人。今文家說也。鄭君以爲五人。古文家說也。人表不列夷逸。而列朱張。凡爲六人。與今古文皆不合。余謂此必下文有漏落或顛倒之處。故無論何家之說。均不可通耳。

孟子佚文考

孟子七篇。並無殘缺。何以又有佚文。其原因計分四種。

(一)出於孟子外書者。漢藝文志。孟子十一卷。本連外書在內。風俗通。孟子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

中外十一篇。自趙岐注孟子。其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又爲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疑爲後人依託。遂漸不顯。困學紀聞。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間。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是宋人已未見其書。考隋書經籍志。止列孟子七卷。是其佚當在隋末唐初也。今世所傳外書四篇。在竹栢山房叢書中。有馬廷鸞序。及晏淵跋語。淵。朱子門人。則外書之出現。又在南宋之末。何以王應麟獨未之見。殊可疑也。丁杰外書疏證。斷爲明姚士粦僞作。翟灝四書考異亦主之。并列舉八證。林春溥痛斥丁翟二家之深文周納。疑莫能明也。竊謂今所傳外書。其真僞雖不可知。然必採輯諸書。如古文尙書之例。非盡嚮壁虛造。則無可疑。凡諸書所引孟子。不在七篇中者。皆外書之文也。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吾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篇引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楊子法言引

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荀子性惡篇引

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風俗通正失篇引

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淮南淑真訓注引

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論衡本性篇引

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鹽鐵論注引

千載一聖。是旦暮也。宋書臨川王義慶傳錄鮑照河清頌序引

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拾遺記引

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文選李陵答蘇武子書注引

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史記六國表索隱引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變水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后葬。今先君欲小留而據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藝文類聚雪部引

桀枉者過其正。後漢書朱祐傳注引

王枉必過其直。黨錮傳敘注引

計及下者無遺策。文選王仲宣誄注引

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自思之爾。鹽鐵論執務章引

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史記淮南王傳引

是紂先自絕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同上

傳言失指。圖影失形。風俗通正失篇引

諸侯有王。周禮大行人注引

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處士傳引

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

邠之歧。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劉晝新論引

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宏明集引

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禮記坊記注引

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文選江淹別賦注引

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說苑建本篇引

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同上

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同上又見北堂書鈔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韓詩外傳引

齊有曼邱不擇。廣韻十八尤邱字注引

按一引作尸子見元和姓纂非也。今外書有此文。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匏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

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則亡。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污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韓詩外傳引

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武功部引逸孟子

按孟子稱逸。始見於此。六朝外書尙存。唐初始逸耳。此條確爲外書之文無疑。

以上各條。實爲外書之根據。按孟子七篇。太史公趙岐應劭。均以爲孟子自著。余則疑爲門人所編輯。何以言之。七篇文字前後不類。一可疑也。時有重出。二可疑也。戰國諸子。其著書往往有內外篇之別。如莊子晏子春秋皆然。孟子內外書既同爲門人所記。其文自不能一律。不能因其不與內篇相似。卽疑爲依託。趙氏之說非也。

(二)出於孟子注者。後漢書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文佚無考。隋書經籍志。載鄭玄劉熙兩注本。並七卷。附注稱梁七錄載綦毋邃撰本作九卷。唐志作綦毋邃注七卷。是孟子除趙注之外。尙有鄭玄劉熙綦毋邃三家。今並失傳。林春溥孟子外書補證云。文選景福殿賦。騶虞承獻注。引劉熙孟子

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又郭有道碑。隱括足以矯時注。引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皆未知所注何句。則外書所逸者多矣。近人吳承志橫陽札記。有孟子逸文後考。中多涉臆斷。然以左列各條爲出孟子注。不爲無見。茲從之。（古人引書。於引注往往卽以爲本書。其例甚多。如左傳杜注引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說文引漢律齊人予妻婢姦曰姘。史記傳寬傳注。如淳引律勒兵而守曰屯。皆注文。非律文也。）

王者師臣也。呂氏春秋當染編高注引

按此公孫丑下篇故湯之於伊尹注文。

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詩豳風七月篇正義引

按此滕文公上篇宵爾索綯注文。

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公羊成十八年傳注 疏云此孟子文

按此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文。

囿蹙而言囿蹙。謂人囿眉蹙顛。蹙貌也。文選弔魏武帝文注引

按焦氏循正義云。此孟子蓋注文。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引

按此公孫丑上篇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注文。

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

按此滕文公上篇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文。

離婁者。黃帝時人。黃帝亡其元珠。使離婁索之。文選琴賦注引

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文選七命注引

按此並離婁篇注。

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

子遂夫妻相逃。爲人灌園。史記鄒陽傳索隱引

按此疑滕文公下篇陳仲子章注。

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邱光庭兼明書引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強其君之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也。後漢書郡憚傳引
有道無時。晉書文苑傳引

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抱朴子外篇引

使自求之。文選文賦注引

遇不遇命也。據言引

所謂故國者。臣非但有高大樹木也。爲有累世修德之臣也。論衡引

(四)出於誤引者。此本非孟子之言。後人誤引者凡二條。

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之情也。趙蕤長短經是非篇引

按此文出慎子因循篇。

六十四卦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廣韻十二齊圭字引

按孟子一作孟康。漢書律曆志亦引之。仍作孟康。

孟子崛起之困難

孟子經韓愈推崇宋儒表章後。崇祀兩廡。列爲亞聖。人無異議。而不知當日崛起之難也。孟子據趙岐章句。以爲魯三家孟孫之後。當戰國時。田氏篡齊。三家分晉。而魯無聞焉。意者魯猶秉周禮。季孫兩逐其君。國人不與。蒙業之主。或竟能如衛之討甯喜。宋之逐華亥。史文缺佚。未可知也。子孫流落。遠適異邦。故孟子遂爲鄒人。其毫無憑藉可知。古來傳人。有出於友朋之標榜者。有賴於門徒之表章者。文中子一狂士。而唐初開國君臣。多列門牆。遂極力表章。使上躋尼山之席。南宋理學諸儒。雖其中不乏正人。然如伊川之迂腐。龜山之庸懦。皆負有盛名。則以朱子標榜之力爲多。故道學一派。在當時社會上有絕大之潛勢力。其末流遂至排斥異己。把持輿論。雖以蒙古之蠻悍。猶不能不屈己以就其範圍。而姚樞劉因許衡輩。因得以遭時際遇。世祖亦不惜高官厚祿。博崇儒衛道之名。孟子無是也。孔子門徒三千。勇如子路。辨如子貢。皆一時之俊。聲勢赫奕。楚昭王欲封以書社。子西諫阻。誠忌之也。孟子門人。僅萬章公孫丑等數人而止。又皆碌碌無所表見。其中惟樂正克曾爲政於魯。當七國時。魯地小而弱。

平公卽能用孟子。尙不足與有爲。况薦而不用哉。居滕時。館人竟敢以竊屨疑從者。其遭社會白眼。一至於此。則其羣弟子中。無一顯赫之人可知也。以當時形勢言之。九流百家並起。諸派分立。而以楊墨爲最佔勢力。所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是也。孟子旣以儒自居。自不能與敵爲友。其必斷斷與辨。不待言矣。南方尙有道家一派。而以莊子爲代表。莊子亦楊朱之別派。而與孟子同時。然莊子書中。未及孟子。則以孟子在當日不甚知名。莊子固不知鄒魯間尙有此無名英雄也。此外則社會主義許行一派。亦屬南派。孟子以相率爲僞目之。使其共產黨真面目。盡形暴露於天下。北方則縱橫一派。最爲得勢。孟子客齊梁最久。孟嘗信陵皆好士。而羅致不及孟子。孟子旣不屑與雞鳴狗盜爲伍。又鄙儀秦輩爲妾婦之道而不與爲友。(孟子外書。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子何友焉。)至是而孟子之勢乃益孤。此外則孟子拒鄒衍。譏公孫龍。均見孟子外書。環顧左右。一若無一人足引爲同調者。觀其末章之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恍如聖歎遺書之痛哭。古人留贈後人。彼心目中以爲並世且無知我。何論後人。書竟擲筆。不覺聲淚俱下也。烏知後此之俎豆千秋。學術統於一尊。歷二千年之久哉。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語惟孟子庶足以當之。尤奇者。諸子百家之書。經秦火大都殘缺錯落。惟孟子

獨完整無缺。若有鬼神呵護者然。余讀其書。覺其說理深刻。語語入人肺腑。無怪明祖讀至天降大任一節。至於淚下。不獨其文情恣肆。縱橫捭闔。足爲後學津梁也。

不賴標榜而力自足以傳世者。余於孟子後得二人焉。曰馬貴與。曰王船山。貴與爲馬廷鸞之子。宋亡後。自以宰相子。恥屈身虜廷。又不欲與月泉吟社諸老。以詩酒消磨歲月。一生精力。萃於文獻通考一書。貴與宋史無傳。元史儒林傳。亦不列馬端臨姓名。生平事蹟。遂至闕佚無考。僅賴通考一書。與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鼎峙千古。其書至順帝至正間。始行鐫板。沈淪幾近百年。晦而復顯。亦云幸矣。船山生明季。東林最盛時代。伏處巖穴。以著述自娛。又遺言非經過二百年。不許出而問世。蓋以聖祖之深仁厚澤。逆知清祚決不至如元之短促也。厥後曾文正以中興元勳。爲之表彰。其名始顯。然則士君子不幸而生於陽九百六之會。不能致君澤民。昭赫青史。而又懼蹈沒世不稱之誚者。其道固別有在哉。孟子云。頑廉懦立。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吾於二子亦云。

學術統於一尊

世皆言歐洲學者林立。故羣流並進。我國自漢武罷黜百家。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故學殖衰落。余謂不然。學術統於一尊者。國家之福也。非病也。泰西十六世紀以前。雖爲黑暗世界。而社會所賴以維持者。羅馬教會之力也。洎法皇勢力墮地。而歐洲始多故。盧梭契約說盛行。而法國始革命矣。及恐怖時代。世人又交詈之。馬克斯主義興。而俄國改共產矣。及社會主義失敗。世人又交疑之。人無定見。國無定策。以人命爲嘗試。以國家爲孤注。幾何而不亂也。夫以迷信粗淺之教義。猶足以維持其國而有餘。况高深純正如儒術者乎。南北朝以後。中原屢蹂躪於異族。然上溯拓跋。下逮有清。皆事孔子惟謹。無敢改其禮俗。故屢蹶屢興。異族卒歸於同化。則學術統於一尊之效也。

名教

何謂名教。以名爲教也。名教一語。盛行於魏晉六朝。世說新語。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劉孝標注引八王故事。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顧氏日知錄云。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自其

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嗚呼。余讀之而不禁慨然歎也。三代皆以禮爲教。故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見南史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今泰西諸國。號稱法治。而所謂法者。又以權利爲本位。是以利爲教也。父子言利。而孝敬之意薄。夫婦言利。而婚姻之道苦。乃至上無以御其下。將無以率其卒。國無不賄選之主。朝無不賂遺之官。而猶自詡法治。盛稱民意。是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耳。文明進化云乎哉。

董江都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爲中人以上說法。非可責之一般林林總總也。昔人謂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蓋好名則可與爲善。而後始足與言治。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可謂深遠治體之言。自歐化東漸。權利競爭之說。深入人心。於是倒戈賣友。相習成風。但使有利可圖。笑罵皆所

不顧廉恥道喪。而統治之術窮矣。何者。以財進者。利盡則交絕。然後知古之以名爲教者之不可及也。兩漢之重氣節。六朝之重清議。明代之重士氣。及其亡也。忠臣烈士。前仆後繼。爲國家生色。較之趨榮附勢賣國投降者。果孰得而孰失也。孰爲進步。而孰爲退化也。夫民族而一於言利。是必未開化之病態也。社會主義者諡之曰資本主義。其言固未可厚非也。而亦步亦趨。惟恐學之不似。求國之無亡。其可得乎。

孔廟從祀

孔廟之有從祀。由來遠矣。但唐以前。尙從嚴格。宋以後。則濫竽者多。止須稍掛道學招牌。便可託足其間。而功業彪炳。素履無玷者。轉在屏棄之列。天下事之不平。孰有過于是者。偶讀嶺雲軒瑣記。嘗論及此。茲亟錄之。

至性格天。素履無玷。其人秦漢以來多有。此真聖賢之徒也。若在杏壇四科。首列德行。乃雖有表表者。亦不得從祀廟廷。而一二鑽研故冊子中。虛文飾說。規規自好者。則倖而獲選。月旦如是。吾不知

之矣。

爲聖賢者悔過遷善。去妄存真。致知力行而已。要做道學者。便有許多色莊論篤。別戶分門。勝氣陰行於內。本原之地不清。遂至孔孟門庭。腐生亦思託足。則雖同途。實有毫釐千里之判矣。此言無能道者。亦無肯道者。

李氏此論。最爲通達。竊本此意。以論斷孔廟之應從祀者。除七十子及宗聖子思。亞聖孟軻外。代不過三數人而已。如蜀漢之諸葛亮。唐之郭子儀。宋之司馬光。范仲淹。岳飛。文天祥。明之方孝孺。王守仁。黃道周。清之曾國藩。兼德行政事文學而有之者。上也。次則或以立德。或以立功。奇節獨行。足爲民族生色者。如漢蘇武之苦節。班超馬援之立功異域。關羽之臨難不貳。北魏高允之不賣友求榮。唐顏真卿。明史可法。瞿式耜之見危授命。又如李綱。楊繼盛之抗顏極諫。李沆。包拯之正色立朝。明之鄭成功。清之林則徐。其人其事。皆可爲萬世法。抑其次也。再其次則立言之近正者。於漢儒取董仲舒。術數家之代表也。取鄭康成。註釋家之代表也。於宋儒取朱熹。主敬派之首領也。取陸九淵。主靜派之首領也。蘇文忠詩文。膾炙人口。而其公忠體國。尤非普通才士所及。在孔門應附游夏之列。不當異諸從祀以

外。憶嶺雲軒瑣記有一段云。

東坡先生跡類曠達。於上書乃見其孤忠耿耿。其詩有云。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則又慈悲佛子也。斯人也。惜不可得而見之。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然其人格尙在東坡之下。觀其科目時與人書。哀呼躁競。不無微疵。君子善善從長。不以言廢人可也。

宋儒在北宋正人爲多。如周茂叔之冲淡。程明道之涵養。邵康節之術數。皆有不可及處。入南宋則不免攀龍附鳳。遂至奸人託迹其中。囚首喪面。高談性理。以博取富貴功名。社會日趨腐化。坐令神州陸沈。書生誤國。南宋積弱不振。職此之由。胡元南牧。至求偏安江左而不可得。禍烈於清談矣。道學諸公。實不能不任其咎也。瑣記論之曰。

聖賢之書。把來作護身符。口談仁義道德。裝點面目向人。而其心中所包藏者不可聞也。

每見理學家文字語言。陳陳相因。不出前人窠臼。種種腐氣。令讀者如入敗屋中。是亦不可以已乎。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集註引胡氏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爾時夫子無尺寸之柄。上有君卿。

能爲此鹵莽事乎。又豈義所當爲者乎。迂腐之談。令人噴飯。奈何使學者童而習之耶。

恢復井田封建。爲宋儒一致之主張。使其生於今日。則亦馬克思之信徒耳。烏得不亂天下乎。善乎紀文達之言曰。伊川者未敗之安石。安石者已敗之伊川。子思作中庸曰。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孟子生戰國之世。絕口不言尊周。此其所以爲亞聖也。孔子爲聖之時。其持論絕不如此。而或者以道學爲直接孔孟之緒。則吾不知之矣。

有元一代。最重道學。然蒙古人種族觀念最深。視漢人如奴隸。稍有氣節之士。斷不能立於其朝。故如姚樞劉因許衡吳澄輩之屈身虜廷者。根本已失。其他可不問矣。元初諸儒中。惟金履祥不仕。然亦尋常潔身自好之士。不足語於從祀也。

清代師元之故智。仍重道學。惟自聖祖開博學鴻詞科。高宗置四庫全書館。重經術。講考據。而風氣爲之一變。言心性者稱宋學。言考據者稱漢學。宗漢學者首在攻朱。戴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將宋儒根據根本推翻。其尤爲悍戾者。毛西河四書改錯一書。凡朱氏之說。無論合與不合。概行攻擊。則真所謂言僞而辨學非而博者也。平心論之。宋儒可攻。而朱子不可攻。何者。宋儒誠多空疏不學。而朱子獨爲

淵貫。考據本餽釘之學。壯夫不爲。朱子所注重者。大義微言。因不復留意及此。小疵終不足以掩其大醇也。瑣記亦嘗論之曰。

近世考據之學盛行。一洗前人不讀書虛談性理之陋。其覃思刻志。欲以嘉惠後人。洵不可及。願余不能爲。亦正不願爲。蓋雖博辨精當。栩栩自多。而於天之所以予我。我之所以承天者。全無干涉。隙駒易逝。後悔難追。寸晷千金。奈何虛擲。聖賢教人。未有驚於外。不求於內者也。

攻朱之習。不獨漢學家。卽言宋學者亦然。如顏習齋。李剛主。皆道學家也。而亦攻朱。蓋名高衆妬。不攻朱說。不足以成己名也。憶方望溪常言。凡攻朱者。必無後。東原西河。習齋剛主。皆無子。是雖迷信之談。然亦足爲輕詈古人者戒也。

近人所著中西學說通辨。以清末人心風俗之敗壞。歸罪於考據之學。其書雖迂陋不足存。而其言則未可厚非。自康有爲著新學僞經考。力主周禮左傳諸書。爲劉歆僞造。沿其流者。變本加厲。至倡爲疑古之論。以堯舜禹爲無其人。以禹貢爲後人僞造。語云。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昔者止於攻朱。今則進一步而打倒孔家店矣。此豈漢學家所及料哉。

從祀標準。古與今不同。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然至開元八年。勅七十二子並許從祀。則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此完全以著述爲標準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况楊雄韓愈三人。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明嘉靖九年更定從祀。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祀於其鄉。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進歐陽修者。爲大禮也。進陸九淵者。爲王守仁也。此爲古今從祀之一大變局。自元明以後。遂專以是否道學爲從祀之標準矣。顧亭林謂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見日知錄方東樹曰。在宋以前。義理未著。人未知訓詁之非學。經與人分之不可。况秦火以後。漢儒實有保殘守缺之功。魏晉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縱有遺行。當從寬假。宋以後之儒。則必經行合茂而後可。否則寧取其行。不得以著述偏重。顧氏目擊明

儒心學縱恣之失。及語錄空疏之病。創爲救敝之論。專重著述。後來學者諸人。祖此偏宕之論。遂乃蔽罪程朱。奉康成叔重爲極至。與議從祀之旨。又一局矣。使亭林在今日見之。必悔其言之失也。詳見漢學商兌

余謂顧氏偏重漢儒。方氏偏重宋儒。皆各有所敝。夫從祀之目的。在其立德立功立言之可以爲萬世法。非止有功孔氏而已。苟其功業昭然。在人耳目。而其人品又純淨無疵。雖無著述。猶可配享也。余所最惡者。聲名不出於閭里。事業無聞於載籍。惟憑一二語錄。虛文飾說。謬附驥尾。故從祀之典。與其寬不如其嚴。於漢唐以前。尙可從寬。於宋明以後。則不妨從嚴。蓋後世著述易而實踐難。立言易而立功立德難也。夫以配享孔廟之人。而社會或不能舉其姓名。經生或不能考其仕履。豈非極人間之大笑話哉。報功崇德。一國之人心風俗係之。不可不察也。

國故談苑

卷二

堯時爭帝位之多

劉知幾史通。以舜禹爲篡逆。此本古今最大疑案。曹不篡漢。歎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已有此種見解。余考之諸子。堯讓位確是事實。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卽四岳。左傳。夫許太岳之胤也。杜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莊子及高士傳。皆云許由係高尚之士。其言未必可信。意者畏爭帝位之多。故不敢貿然登九五耳。當時爭帝位最力者。有鯀及共工二人。韓非子。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之郊。誅共工於幽州之都。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

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考鯀史記索隱。謂封於崇。伯爵。故曰伯鯀。蓋當時諸侯。鯀被殺後。其神化爲黃熊。山海經註亦云。死三歲不腐。則其生時必有神勇可知。當貴族政治時代。可登帝位者。必以黃帝子孫爲條件。史記註引世本及帝系。並言顓頊生鯀。海內經言。黃帝子駱明生鯀。路史言高陽子駱明生鯀。史記律曆志謂顓頊五世生鯀。吳越春秋則云。顓頊之後。諸說互異。然其爲黃帝子孫無疑。堯之殛鯀羽山。表面上因其治水無功。實則因與舜爭帝位而殺之也。共工。尙書孔傳以爲官名。梁玉繩古今人表考云。其人名氏未聞。考容齋三筆有共工氏一條。大旨謂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注文頴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帝伐之。左傳。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是共工會帝臨中國。與太昊炎帝相等。非堯時爭帝位之共工也。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卽舜所流者。別是一人。古史稱共工氏爭帝位不得。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至今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此種神話雖不可信。然足以表示共工偉大之腕力。則無疑。今人動稱唐虞之治。後人不及。而

不知其爭奪之慘。此所以來史通之疑也。共工與鯀。皆與舜爭帝位。堯竟破格與之。待之爲不薄矣。以舜爲人至孝。斷無對於受知之人。施以囚禁之理。且亦無此必要。此以情理推之。而知其不然也。至舜禹關係則異是。禹父鯀因爭帝不成。而被殺。則禹對舜本有不共戴天之仇也。禹承父業。洪水旣平。功高振主。舜雖不欲以天下讓之。亦不可得。故禪讓制度。不再傳而歸於淘汰。抑有由也。所可疑者。堯去商周不及千年。而人類身體構造。相差甚遠。如呂氏春秋之言。常時人獸混雜。不但有角而且有尾。海外南經又載。謹朱爲人鳥喙有翼。杖翼而行。謹朱卽謹甲。亦堯時人也。今日考古家恆用掘地以發明古史。太平寰宇記載。鯀墓在山東臨沂縣東南百里。路史後紀載。謹兜冢在湖南澧之慈利縣。古史所載是否確實。則尙待考古家之證明耳。

春秋戰國間闕史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又十五年爲貞定王二年甲戌。魯哀公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至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光通鑑卽託始於此。顧

氏亭林謂至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而後。事乃可得而紀。計自左傳之終。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佚。考古者爲之茫昧。近人林志烜嘗言人第知三國六朝五代之亂。而不知春秋之末。戰國之初。實爲古今第一混亂之局。蓋自世官廢。而貴族政治易爲平民政治。井田廢。而財產國有易爲財產私有。皆此百數十年中所變化。意其時爭奪死亡之慘。必甚激烈。故至於並記載而失之。何者。有史以來之亂。多爲政治的。非經濟的。且多屬上層階級。未及下層階級也。五代之亂極矣。然範圍限於黃河以北。若江浙閩粵四川。則百姓安堵。士大夫且有避地其間者矣。且僅爲政權之爭奪。於人民之禮教風俗。生計財產。未之變也。亂及於下。夫而後謂之大亂。惟春秋戰國間。足以當之。其論可謂特識。歲丁卯。余嘗本其意作春秋戰國間闕史十二卷。仿郝經季漢書謝啟昆西魏書例也。計本紀一卷。上接春秋。下接通鑑。起庚申至戊寅。凡七十八年。次爲志十一。世卿志。誌世官世祿之興廢。示階級政治之式微也。二。井田志。誌阡陌之破壞。示財產私有之漸興也。三。地理志。誌封建之衰微。示諸侯吞併之迹也。四。兵志。誌車戰之改良。而騎射之興起也。五。選舉志。誌學校之廢止。而游說之盛行也。六。刑法志。誌法經公布。示法治之漸興也。七。職官志。誌官職之改革也。八。氏族志。誌姓氏

之混合也。九、學術志。誌楊墨之勢力。及九流百家之并起也。十、風俗志。誌春秋戰國風俗之不同也。次爲七國年表一。俾讀者知某王某年。在七國爲某年。而以大事附之。草未及半。以事中輟。今春偶憶及之。覓舊稿已不可得。僅存序文一篇。錄而存之。

孟子云。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自三代以至今日。治亂相間。迭爲循環。亂之甚者。三國六朝五代。無論已。秦楚之際。西漢之末。隋之亡。明之季。皆其徵也。然是上亂。非下亂也。政治兵革之亂也。非學術風俗之亂也。亂不起於上而起於下。浸而至於學術。浸而至於風俗。而後始足以言大亂。蓋惟春秋戰國間。始足以當之。顧亭林曰。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至顯王三十五年。丁亥。六國以次稱王。自左傳之終。至此凡一百三十四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其言可謂發前人所未發。余謂匪獨如是也。三代皆世祿。七國則蘇秦張儀輩。皆以書生立談而取卿相。遂開漢祖布衣將相之局。此一大變也。三代皆井田。商鞅始開阡陌。然其時當不獨秦如是。六國亦必如是。遂開後世豪強兼併之局。此又一大變也。平民顛

覆貴族。井地據爲私有。其間仇殺爭奪之迹。皆史文之所無。而後人可以意得之者。若夫楊氏爲我之說。墨氏平等之說。許行並耕之說。又皆崛起於此百年間。觀於梁惠王之見孟子。宋徑之說秦楚。皆以利爲言。則知當時上下爭利。相習成風。邪說爭鳴。人心陷溺。幾於禽獸。夫亂至於無史。并紀載而佚之。則其時必海內沸騰。救死不暇。其亂之甚爲何如者。此始皇李斯之徒。所以不得已而有焚書之舉也。爰本顧氏之旨。始於周貞定王元年癸酉。卽上接左傳之終。斷自威烈年二十二年丁丑。卽下接通鑑之始。凡七十八年。爲大事記一。志十年表一。凡十二卷。云闕史者。史已久闕。特取事之可考者。以推究其變遷之迹云爾。

在此闕史時期。尙有一大事件。爲古史所未及言者。則儒墨之爭是也。楊朱墨翟。均此時代產生之人。而楊朱一派之勢力。遠不如墨子。故當時以儒墨并稱。幾有中分天下之勢。韓非子今之顯學者。儒墨是也。列子。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史記。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鹽鐵論。今之文學。言治則稱堯舜。言道則稱孔墨。墨子生孔子之後。而幾奪孔席。故當時兩派競爭極烈。今尙可於諸書中。得其辨論之迹。孟子。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又云。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莊子。鄭人緩爲儒。

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此其證也。今按墨子書所言修齊治平。與儒家大體無甚出入。其持論之異於儒者。皆於理爲短。其終於漸滅。非偶然也。試分別論之。一、儒家主博愛。爲差別的。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墨家主兼愛。爲平等的。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是也。今欲使人之愛犬馬。如己之妻子。不可能也。此反於人類自然之心理也。二、儒家安命。墨子非命。命之有無。在周秦諸子中最爲爭論之焦點。以與本問題無關。茲不具述。夫人當少壯之時。告以事皆前定。孰肯相信。及飽經世故。始知人爲效力。幾等於零。此不待賢智。卽村夫俗子。猶明此理。至其所以然之故。本在人類知識範圍以外。雖聖人有不及知。孔子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亦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正聖賢教人立身治世之良法。墨子不知有命。其思想之幼稚。已不值一哂。苟用其說。勢必爭權奪利。無有已時。將何以爲治乎。三、儒家主快樂。墨家主刻苦。孔子云。顏子不改其樂。又云。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種主觀的快樂。可以打破一切惡劣環境。近人梁漱溟所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爲人生觀方法。儒家爲上。佛家次之。泰西爲下。墨氏之非樂主義。類於西人之言奮鬥。已落下乘。且與人類之目的相反。故其說卒不能行。四、儒家遠鬼神。故子不語怪力亂神。墨家則明鬼。孔墨皆言天。然孔氏

之天爲無形的。如西人之言自然法。故朱子以天卽理也。釋之。墨氏之天爲有形的。如耶教之言上帝。似同而實異也。五、儒家用周禮。故尙文。墨家用夏禮。故尙質。其結果儒家主厚葬。墨家主薄葬。夫聖人非不知棺槨之糜費。而祭祀之無益於死者也。謂必如是而人子之心始安也。尙文之弊。固亦有之。然生今之世。而欲復古淳樸之法以爲治。不可能也。此墨家處於必敗之勢也。六、孔子生貴族專橫之世。故主君權。墨子生暴主專制之世。故主民權。凡戰國時代之學者。多有偏於民主之論調。如孟子民爲貴君爲輕之說。亦其一例。不止墨氏也。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卽受此等學說之影響。然古今無論何種國體。其爲少數人專制則一。孔氏之君權說。尙不失爲真誠。墨氏之民權說。終流於虛僞也。七、儒家止論是非不計利害。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也。墨家專以有利與否。爲是非之標準。譬之佛學。無所爲而爲之者上也。爲福田利益。已落下乘。以上七者。均爲墨家遜於儒家之處。又不幸生於史文闕佚時代。致一代教主。生平事蹟。略無可考。所存墨經數篇。又訛誤錯落。幾不可讀。秦用法家。文帝好黃老。武帝罷黜百家。專用儒術。自茲以往。而墨學遂微。後世亦無祖述之者。其中惟任俠一派。尙在若存若沒之間。六國之荊軻聶政。漢之朱家郭解。猶衍其墮緒。太史公作刺客列傳。以

儒俠并舉。俠卽墨也。漢初之墨學。止此一派而已。

秦焚書凡二次

世第知始皇焚書坑儒。而不知商君先已行之。韓非子。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今史記商君傳不載。

東漢圖讖之學

讖緯之學。漢人謂之內學。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所謂科禁者。魏武帝嫌漢律太重。別定甲子科條。我國律禁圖讖自茲始。可見漢以前未有此禁也。考圖讖之起源。始於亡秦者胡之讖。而莫盛於西漢之末。光武微時與鄧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學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光武戲曰。安知非僕。漢書李子通傳。通素聞其父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故與光武深相結。王梁傳亦伏符有曰。王梁主衛作元武帝。以野王縣本衛地之所。徙元武水神。

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本安陽人。名姓地名俱合。遂拜梁爲大司空。東觀漢記。以讖文有孫咸征狄之語。乃以平狄將軍孫咸爲大司馬。當時用人行政。無一不取決於讖。臣下有反對者。大則誅戮。小則貶黜。鄭興傳。興數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讖。終不任用。桓譚傳。譚對帝言。臣不讀讖書。且極論讖書之非。帝大怒。以爲非聖無法。欲斬之。推其原因。光武以宛城彈丸之地。抗王莽百萬之師。昆陽一戰。屋瓦皆飛。如有神助。其後破王郎。降銅馬。羣臣方勸進。適有舊同學彊華者。自長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以爲受命之符。乃卽位於鄗南。是讖記所說。實於光武有徵。故光武大篤信其術。一時風氣所趨。士大夫亦多有留意其學者。大儒如鄭康成。亦自言略祕書緯術之奧。其著禮經。時引緯書以證之。當時上下之信讖書。幾等於聖經賢傳矣。然所謂讖緯者。果係何等書籍。竊嘗考之。緯有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是謂河洛七緯。其名稱見於樊英傳章懷注。讖則有論語讖。今其遺文散句。玉函山房輯佚書及四庫總目。猶可考見。大抵不經之談。以艱深文其淺陋。無甚價值。當時最著名之讖。則孔子閉房記是已。如所謂劉秀當爲天子之讖。黃天當立之讖。代漢者當塗高之讖。六朝時帝出五將久長得之讖。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之讖。疑皆

出其中。故魏晉以來。禁之特嚴。晉律挾天文圖讖。止二歲刑。然晉書載記。載咸康二年。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有犯者誅。是石趙已列入死罪。魏書高祖紀。太和九年正月。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肅宗紀。熙平二年五月。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論。北史咸陽王禧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經五胡南北朝之亂。加以歷代君主。嚴刑峻罰。致最古之讖書。終於消失。不復再見於今日。至可惜也。漢書

傳竟與劉襲書曰。孔子祕經爲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所謂孔子祕經者。卽孔子閉房記。所謂元包。卽春秋元命包。

孔子閉房記。相傳爲子貢所作。子貢精占卜之學。吳越春秋載伍員及范蠡雞鳴日出日暎禺中四課。則時將加乘。與龍蛇刑德之用。一如今世六壬所傳。世傳子貢一出。吳霸越。是春秋時六壬之書已盛行。論語賜不受命。億則屢中。此子貢精於術數之徵也。此種預知術。在古人以爲常識。太平廣記載古代墳墓於埋葬日。立碑墳內。預言數百年後開墳者之年月姓名。不可殫述。今民間所傳者。有李淳風之推背圖。及劉基之燒餅歌。推背圖民國三年某書局出版。袁政府禁止。余曾見之。其推算直至數千年之後。雖不能盡解。尙可以意得之。飛者非鳥。謂飛機也。潛者非魚。謂魚雷艇也。將來世界黃白人

種戰爭。爲空中戰爭。與海底戰爭。後有浙人發明一種新科學。炮火始全失效用。亦可異已。惟現在民間所傳之本。多有先後顛倒者。其原因出於宋太祖之計畫。宋稗類鈔云。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可復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己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然雖有竄亂而歷史上重大事故。必有記載。其圖尤爲重要。如記明太祖之興。則繪一樹斜掛一尺。謂朱也。記清之興。則繪一桶內插八旗。謂八旗一統中國也。最近記九一八之變。則曰一二三四。無土有主。大抵非事過境遷。不能索解也。

燒餅歌詞鄙俚。余頗疑其僞託。後閱黃漳浦文集。載有八千女鬼亂朝綱之文。且當時曾列爲佈告。謂國初軍師劉基。具有先知之哲。依其所說。明祚尙未至滅亡時期。請人民不必畏懼等語。是此書確爲劉基所作。何以文詞鄙陋如是。不可解也。次則黃蘗山人之詩。爲有清一代之預言。均絲毫不爽。此

種預知之術。似極神祕。實則六壬之術。足以盡之。四提庫要載有六壬大全一書。並述其原委甚詳。非禁書也。其書略如幾何之公式。頗難記憶。故術有深淺。精此者大而國家之興亡。小而個人之禍福。不難立斷。蓋卜筮之書。未經秦火。余所見有一種抄本。所謂鐵版數者。江湖之士。用以糊口。第告以生辰八字。術者取原書相示。上書父母誰先故。兄弟幾人。妻何屬。有無子息。一一不爽。但止能靈於過去。而不及未來。不可解也。夫千百年後之事。古人皆能推算而預知之。定命之理。當然可信。西人之主自然法派者。謂大而日月之運行。寒暑之遞嬗。四時之代謝。均有定則。小而夏有蚊蚋。不生於冬。春有桃李。不生於秋。因而斷定人類毫無自由。此派盛行於法國。蓋拉丁民族。富於理想。邇來所發明指紋法。以之斷定人一生禍福。亦間有驗。自唯物歷史派盛行。乃漸式微。苟能取中國所有占卜書籍。以科學方法整理之。其發明當有不可思議者。不可一概斥爲迷信也。

自古受命之主。崛起行伍。百戰而成帝業者。必有異人爲之輔佐。漢高祖之於張良也。其書傳自黃石公也。唐太宗之於李淳風也。女主武王之論。已明示於貞觀之初也。元世祖之於劉秉忠也。洪武間使人至北平。毀元故宮。秉忠預書其年月及拆者姓名於梁上。事見蕭洵元故宮實錄。非虛言也。明太祖

之於劉基也。鄱陽湖之戰。賴基一言。得免於難。此皆載之正史。信而有徵者。遠而湯之於伊尹也。漢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隋唐志均不著錄。蓋佚已久。然韓詩外傳載殷時殺生於廷。三日而大拱。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湯乃齋戒靜處。七日而穀亡。是伊尹固術數家也。文王之於太公望也。周書克殷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尙父曰。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此爲近世封神傳小說之所本。漢志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其書均不傳。余考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尙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據此。太公不特爲術數家。直妖妄如徐鴻儒耳。恐未可信。然莫奇於先主之用諸葛亮矣。近世所傳三國演義。將武侯說成妖魔。

鬼怪神祕莫測。然亦實有所本。非盡謊言。隋書史萬歲傳。萬歲爲行軍總管。討南寧夷。入自蜻蛉川。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小腆紀年。蜀中有塔。張獻忠拽倒之。上有諸葛亮所書碑。其詞曰。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丙丁戊。此地血流紅。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未幾張獻忠爲清肅王射貫其胸而死。乃知吹簫不用竹者。肅字也。尤奇者年羹堯征西藏。古所謂風沙鬼難之域者也。軍行數日。榛莽不見一人。忽見一碑。上書此處惟有我到。此漢丞相諸葛亮書。羹堯大怒曰。彼烏知二千年後尙有年羹堯耶。令兵士扑其碑。下尙有一碑曰。清朝更有年羹堯。年大驚服。此真惡作劇矣。武侯遠征南蠻。深入不毛。鞠躬盡瘁。何以有閑情弄此狡獪也。然亦有爲讖所誤者。光武之興。以劉秀名應圖讖。先聲奪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而王莽以哀章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故使尋將兵討昆陽。迄於敗滅。公孫述引籙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矯用符命。終於敗亡。光武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王莽何足效乎。漢書祭遵傳。有新城蠻賊張蠻反。祭天地。自云當王。爲祭遵所擒。乃歎曰。讖文誤我。遂斬之。袁術自以名公路。應當途高之讖。遂稱帝。而不知敗於呂布。嘔血而死。此皆信讖而敗者。

也。然奸雄割據。雖明知識之不足信。猶必資其號召。冀以鎮服人心。篝火狐鳴。千古一轍。如東漢末有黃天當立之讖。張角起事。則用黃巾。曹丕篡位。則號黃初。孫權自立。則稱黃龍。隋末有楊花落李花開之謠。而李密誤以爲應在己。而不知其爲唐公。明末篡竊之徒。皆用順字。李自成年號順昌。張獻忠國號大順。而不知其應在順治。清末因有洪水乍平洪水起之讖。謂洪秀全旣敗。黎元洪再起。終於亡清也。乃袁氏稱帝年號洪憲。希圖應讖。果何益哉。

曹操欲用孔明之軼聞

世第知先主三顧草廬。而不知曹操亦思用孔明也。抱朴子逸民篇。魏武帝刑罰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此事三國志不載。蓋闕略多矣。以理推之。當在未仕先主之前也。

南北朝諸史惟周書最非實錄

宇文泰在西魏當國時。從蘇綽之言。官制仿周禮。詔誥亦仿尚書。蓋泰本胡人。少從葛榮爲寇。及弒孝武。擁寶炬爲帝。陰有篡竊之志。自以家世朔漠。恐漢人不服。遂自稱周文王之後。並緣飾經術。以文其奸。其作僞有類王莽。殆非高歡所及。令狐德棻修史。惟因舊事。勒而成書。遂令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史通亦言。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洵確論也。余讀周書。嘗發生一二疑問。如辯子有無問題。稱臣或稱奴問題。求之周史。竟未記載。其他缺略。當復不少。考南朝稱北人爲索虜。知拓跋一朝。均有辯子。北齊亦然。然魏自孝文禁胡服。是否仍留辯子。史無明文。周之冠服皆從三代。似未便垂辯於後。致蹈沐猴而冠之譏。一可疑也。滿洲入主中國。臣子統稱奴才。考宋書魯爽傳。爽等請曰。奴與南有仇。下自釋云。虜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可見北魏皆稱奴才。今周有無沿此陋習。二可疑也。北齊一代風俗。如上下皆作鮮卑語。好彈琵琶。略見顏氏家訓。宇文氏事迹。據史通謂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當李延壽修北史時。諸書現存。何不廣蒐并採。殊爲遺憾。致使一代典章。

等於優孟。今此等書籍皆無一存。益無從考證矣。

周齊之祖俱出陰山。然宇文之稱神武。猶曰漢兒。

見史通引王劭齊志

而齊人之稱宇文。或曰西羌。

見北史段韶傳

或曰

黑獺。文野之辨。斷然可知。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

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

見史通註

其出言鄙悖。皆此類也。四庫提要乃以爲周代既文章爾雅。仿古製言。

載筆者勢不能易彼妍辭。改從俚語。曲爲德彙辯護。非篤論也。

東晉南北朝女權之重

南北朝時代。女權最重。婦女以劫制其夫爲能事。上自公卿。下及士庶。無不懼內。遂成風俗。北齊書元

孝友傳。疏言將相多尙公主。王侯率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父母

嫁女。必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劫制爲婦德。能妬爲女工。可見北齊已實行一夫一妻。上

下皆無妾媵。至北周則更進一步。於法律上明認女統。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六月。丁卯。詔曰。同姓百

世。婚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

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卽令改聘。此北朝女權之重也。南朝則婦女悍妬。過於北朝。沈約俗說御覽六百九十六引載車武子婦大妬。夜恆出掩襲車。車後呼其婦兄顏熙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著屏風上。其婦果來。拔刀逕上牀。發欲刃床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慚羞而退。又載御覽七百一引荀介子爲荊州刺史。荀婦大妬。恆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在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夫因妻妬而至不許接見貌美之客。可謂奇談。然此風實自內庭開之。宋書。宋世諸公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恹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數。尙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數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已來。配尙公主者。雖累經美冑。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歛威。眞長佯愚以固辭。子敬炙足以求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宮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迨自害於矐眚。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自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

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仍乃兄弟疎闊。姆嬾爭媚。相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諂以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飲餘食。詰辨與誰。衣破故弊。必責頭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入則嫌於欲疎。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才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如臣門分。代荷殊榮。足定家聲。便預提拂。青宮美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被露丹質。非唯上陳一己全身之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若恩制頒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然江右婦女之妬。亦不自宋始。蓋東晉已然。世說新語註引妬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王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

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丞相謂王導也。蓋晉世尙門第。男子既爭流品。女子亦爭嫡庶。理所固然。裴子語林。御覽卷五百引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役。後大集客。秀母下食。衆賓見並起拜之。答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雖然。妬之流弊。小之足以絕人宗祀。大之且可以亡人家國。世說新語。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此絕人之嗣也。至隋獨孤后爲千古未有之奇妬。而隋因之而亡。隋書后妃傳。尉遲廼女沒入宮。帝私幸之。后伺帝聽朝。卽陰殺之。凡諸王及朝臣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太子勇傳。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嬖。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卒。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後聽首王廣之譖。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我爲娶得元氏女。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新婦本無病。忽而暴亡。我亦不能窮治。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萬歲後。使汝等向阿雲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乃日媒孽勇之短於帝前。遂廢之。而隋以亡。此妬之足以亡人國也。高顯傳。顯妻死。后謂文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宜爲之娶。帝以告顯。顯謝曰。臣今已老。惟齋居誦佛。

經。納室實非所願。帝乃止。後類妾生子。帝甚爲之喜。后謂帝曰。陛下尙信類耶。陛下欲爲娶婦。類心愛妾故。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安可信之。帝由是疎類。以至賜死。夫妬及妾媵。猶是家庭恆情。乃至子之厚妾薄妻。而母妬之。並臣下之有妾者。亦代爲妬之。豈非人間之奇妬哉。

隋文帝政治上之興革

南北朝分立一百七十餘年。隋文乃混而一之。功業與始皇等。其二世而亡。亦與秦同。故後人往往秦隋并舉。然始皇功業。世多知之。而隋文則鮮能道之者。則以其人格卑下故也。文帝以婦翁矯詔輔政。坐攘帝位。戕殺宇文子孫。至無遺類。此其殘忍刻毒。豈復稍有人心。當平陳之日。房喬已知其不久。國祚短促。職此之由。然其政治上興革。實開唐宋致太平之基。功績之偉。尙在始皇以上。不可以人廢也。茲特表而出之。

(一) 始定考試之制。設進士科。用人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校。爲資本主義。富人子弟。易於進身。寒賤毫無出路。當時貴族政治。與世官相輔而行。秦以後打破階級制度。改用薦辟。通典言漢初王侯

國。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辟士之權。在其長官。故各私其親。用其鄉里。黨羽門戶。由此而分。卒致黨錮之禍。魏晉以後。易爲九品中正。然人多矯情飾行。以冀取得高品。曹操曾舉孝廉。王祥亦稱孝子。及其末葉。門第相高。而上品無寒門矣。文帝深知其弊。乃定考試之法。以文字定其高下。始設進士一科。家無論貧富。人無論貴賤。苟有能力。即可進身。最爲平等。唐宋明清因之不改。雖當時立法尙未精密。未有糊名彌封之制。士子得以夤緣倖進。然創始之功不可沒也。

(二)官無大小悉由吏部銓叙。隋書劉炫傳。牛弘謂往者州惟置網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

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按隋書無選舉志此

事僅載炫傳蓋聽長官辟置。無論末流澆漓。夤緣賄賂之風必甚。卽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微恩。

致其私感。以致成黨援門戶。背公向私者比比也。若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可減少任用私人之弊。最爲良法。而不知其實創於隋也。

(三)改革刑制。我國刑制。隋初爲一大變革。列舉如左。

(甲)除宮刑。周禮司刑疏。宮刑至隋乃赦。書孔傳疏。漢除肉刑。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

子宮刑。自此中國遂無宮刑。

(乙)除鞭刑及梟首轘刑。隋書刑法志。觸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

(丙)除孥戮相坐。夷三族始於秦。北魏漢文帝始罷門房之誅。未幾復行。至隋而廢。

(丁)始以笞刑列入五刑。漢魏六朝。俱有罰金之制。便於富人。亦資本主義之一特徵。隋初廢之。代以笞刑。最爲平民化之刑法也。唐以後因之不改。

(四)禁止任用鄉官。漢魏以來。皆有鄉官。卽所謂地官自治也。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禁賊盜。蓋猶本周禮州長鄉師之遺制。後魏太和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孝文從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知監統。可見南北朝以前。皆有地方自治。隋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此制遂廢。蓋地方自治。以本地之人。司本地之事。親故請託。百弊叢生。土豪劣紳。緣之而起。非良制也。隋時仕宦尙不避本籍。至其後南北互調用人。及吏部掣籤之制行。而其法始密矣。

(五) 剷除門第惡習。六朝以門第相尚。王謝二家。男則入相。女則爲后。幾有回復貴族政治之勢。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數謝瀛。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王弘爲文帝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及往詣球。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以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此等階級觀念。牢不可破。文帝平陳後。否認其勢力。王謝偃蹇如故。復造作訛言。開皇十一年。使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夫一門第之微。而至於用兵。亦可見改革風俗之不易矣。

(六) 規定地方官吏任期及攜帶眷屬。隋書本紀。開皇十四年十月。制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官。十一月。制州縣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一以絕官親請託之源。一以收久任之效。而杜運動之門。最爲良法。至清不改。

以上舉其大者。此外如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不許改嫁。見本紀及劉炫李諤等傳。禁居喪嫁娶。見庫狄士文傳。其所興革。以屬於禮律及官規爲多。蓋文帝綜核名實。躬崇節儉。史稱開皇初政。民物殷庶。海內乂安。非虛譽也。但天資刻薄。果於殺戮。後世比之暴秦。如始皇築長城。而帝亦兩次修長城。始

皇銷兵器。而帝亦收天下兵器。始皇焚書坑儒。而帝亦廢止太學四門學及州縣學。事在仁壽元年始皇求仙。而帝亦佞佛。皆因不信天命。專重人爲。以爲天下可以力征經營。卒之墳土未乾。子孫夷滅。惜哉。

宋儒論人之刻

宋儒論人最刻。如胡致堂讀史管見。幾使千載無完人。四庫提要論之詳矣。偶讀楊升庵全集。其中指出宋人議論不公之處甚多。茲摘錄如左。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耶。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甚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

益人意智。可觀誦之。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二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薄於庭。凡一薄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筭數。筭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而尤集矢於朱子。茲舉其著者。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愆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韓文公與太顛書。蘇東坡則力言其爲僞。朱晦庵則力辯以爲真。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公之於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朱晦庵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

司馬光並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是石碯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

平心論之。有宋一代議論古人。最喜深文。原不能專責朱子一人。此風氣北宋已然。春秋之義。善善從長。惡惡從短。馮道在五代時。以一身係中國安危。其功自不可沒。至歷事數代。凡五代人皆然。不止馮道也。歐公作五代史。別立雜傳之名以辱之。足矣。乃於道傳。盡沒其保障中國之功。獨責事四姓十君之罪。不獨因私憾而誣錢氏一事也。朱子論人之刻。則誤於道統之說。欲以濂洛之學。直接孔孟。於是排斥異己。於詩則不信毛傳。於春秋則不信三傳。於書及三禮則不信賈鄭。於韓昌黎則惡其闢佛之功。而以晚年大顛一書輕之。於蘇東坡。則因其與伊川有隙。而作雜學辯以排之。其弟子趙師淵承師意。作通鑑綱目。於負有盛名從祀孔廟之楊雄。大書莽大夫楊雄死。名曰春秋責備賢者。實則惡其爭道統也。清代方東樹作漢學商兌。斷斷爲之辯護。而不知朱子著書之勤。立身之正。在宋儒中當然首屈一指。必以謂爲孔孟後一人。其所是非。卽爲賢否之標準。則尊之太過。宜乎後人攻之不已也。夫是非者天下之公。孔子云。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聖人固不輕譽人。亦從不毀

人子貢方人。夫子以爲不暇。觀於此者。宋儒好勝心重。苛於論人。致招清代漢學家之譏誚。豈非自取之咎哉。

宋三學之橫

三代取士。均以學校。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是春秋之季。列國均有學校。且學生干政。已開戰國處士橫議之風矣。史記始皇本紀。李斯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所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至秦而流弊極矣。世第見始皇焚書坑儒。而不知其有所不得已也。然學生之橫。無過於宋。因學紀聞。鄧志宏謂崇寧以來。蔡京舉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正由崇寧也。逮及南宋。太學生陳東歐陽澈。聚衆萬人。上書諫阻和議。遂啓學生干政之漸。癸辛雜識。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

見施行。則必借秦爲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略不過問。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榜。扣關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亦未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其後諸生竭力合黨以攻大全。終得罪去。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餽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稍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齊東野語。賈似道欲優學舍以邀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闖入爲京尹。益增賞格。雖末綴猶獲數百千。時襄郢已失。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觀此則宋學生之橫。始於蔡京。而成於賈似道。元入中國。遂一切廢棄。而以書院代之。續通考。程鉅夫奏曰。主國論者視學校爲不急。謂詩書爲無用。臣恐欲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元史世祖紀。至元六年立國子學。八年立京師蒙古國子學。二十八年置回回國子學。自此國子學以外。不復別立學校。迄於明清。猶守此制。成宗紀。元貞元年。詔各省止存儒學提舉司一。餘悉罷之。至是而名存實亡之學校。

亦掃地盡矣。考書院之制，亦始於宋。當時最著者，有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四書院。理宗淳祐六年，別建湘西書院。寧宗開禧中，則衡山有南嶽書院。或賜額，或賜御書，爲士大夫講學之所。然其干政植黨，一如三學也。迄於明代東林書院，卒與閹黨對峙，互相齟齬，終覆明社。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

宋徽宗畫皆非御筆

宋徽宗畫，世稱絕技。後閱蔡條蔡京子鐵圍山叢談，以畫爲畫院供奉代爲渲染，非真自作。余曾從陳弢庵太傅處，見一冊頁，中繪花鳥，而於繪荔枝尤工。色香栩栩欲活。其本出自內廷，每幅皆有徽宗題跋。傾斜錯落，最怪者，每三四字必誤其一。其舉動輕躁，一書法之微，尙如此。其他行事可知。宜其傾覆也。以如是輕躁浮動之人，烏能作畫，而所繪特工。又畫屬工筆，時寫意一派尙未盛行也。蔡氏代筆之說，良確。

宋三宮北行一年之起居注

宋史最爲繁蕪。德祐一朝。尤多缺略。考汪元量有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度宗時以善琴拱奉掖庭。宋亡隨三宮入燕。李鶴田跋稱。其記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亦宋亡之詩史也。而湖州歌記述特詳。茲并略加考證如左。

丙子年正月十三。元兵駐皋亭山。

丙子正月十有三。搥鞞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烟起。宰執相看似醉酣。

元兵萬餘。包圍殿前。迫寫降書。

殿上羣臣嘿不言。伯顏丞相趣降箋。三宮共在珠簾下。萬騎虬鬚遶殿前。

大臣無計。聽三宮北行。

十數年來國事乖。大臣無許逐時挨。三宮今日燕山去。春草淒淒上玉階。

考續資治通鑑。德祐二年三月丁卯。元伯顏入臨安。福王與芮自紹興至。明日阿答海孟麒等入

宮宣詔。趣帝及全太后入覲。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

隆國夫人黃氏皆行。

船經過太湖。

一出宮門上畫船。紅紅白白豔神仙。山長水遠愁無那。又見江南月上弦。
太湖風起浪頭高。錦柁搖搖坐不牢。靠着篷窗垂兩目。船頭船尾爛弓刀。

金陵。

金陵昨夜有降書。更說揚州一戰輸。淮北淮南清未了。又添軍馬下東吳。
鐵甕城頭馬亂嘶。金陵城下砲如飛。黑風捲地鼓聲急。昨夜常州又受圍。

按元人用兵。常以砲取勝。元史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砲匠於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砲。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宜乎宋人每戰必敗。今歐人改用槍砲。亦萌芽於此。

南徐。

曉髻前鬆懶不梳。忽聽人說是南徐。手中明鏡拋船上。半揭篷窗看打魚。
淮西。

宰執連鑣向北行。淮西夜夜鬼燈青。雖然失意無南北。生死難逃篩下星。
淮南。

可憐河畔草青青。錦纜牽江且緩行。愛此淮南山水好。問天乞得片時晴。
丞相催人急放舟。舟中兒女淚交流。淮南漸遠波聲小。猶見揚州望火樓。
揚州。

一半淮江半浙江。怒潮日夜自相撞。揚州昨夜軍書至。說道淮安未肯降。
晚來潮信暫相留。滿耳驚濤愁復愁。月殿不知何處在。錦帆搖曳到揚州。
兩淮戰鼓不停搗。萬騎精兵賽夜叉。破陣焚舟彈指頃。漢人猶懼夏爺爺。

按此指夏貴而言。廿二史劄記。貴崎輻戎馬。東奔西走。補救於未造者幾二十年。固宋末一勞臣。使其能保危疆。支撐半壁。固當於南渡韓岳諸公比烈。卽不然而以身殉國。亦當與邊居誼李芾

李庭芝等同以忠義傳。乃自峪溪口焦湖之敗。伯顏阿朮大兵分駐建康。鎮江。貴欲入衛而無由。遂不能守其初志。伯顏遣人往攻。卽致書曰。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費國力。攻此邊城。若行在歸降。邊城焉往。明年正月宋亡。二月貴遂以淮西入獻。其意以爲國亡始降。猶勝於劉整。咎萬壽。呂文煥。范文虎等之先行投拜。然宋史旣因其降元。而不爲立傳。元史又以其在元朝無績可紀。亦不立傳。徒使數十年勞悴。付之子虛。計其時年已大耋。卽苟活亦祇數年。故歿後有人弔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真可惜也。

高郵。絲雨綿雲五月寒。淮堧遺老笑儒冠。行軍元帥來相探。折送駝峰炙一盤。

淮安。使臣開闢過高郵。楊柳絲絲拂去舟。宮女推篷猶自笑。閒拋金彈打沙鷗。

寶應。北風吹雨入篷間。宮女腰肢瘦怯寒。阿盞隔船相借問。計程今日到淮安。

寶應城南柳數株。葭墻艾席是民居。眼前境逆無詩興。忽有小舟來賣魚。
邳州。

船泊邳州古岸傍。斜風細雨送昏黃。美人十十船中坐。猶把金猊注好香。
徐州。

徐州城上覓黃樓。四壁詩章讀不休。更欲登臺看戲馬。州官攜酒共嬉遊。
鄆州。

一更船泊鄆州城。城外巡軍夜柝鳴。如此月圓如此客。猶能把酒到天明。
景州。

兀兀篷窗坐似禪。景州城外更淒然。官河宛轉無風力。馬曳驢拖鼓子船。
灌州。

灌州河水曲如弓。青草坪邊官向東。船過州南忽奇絕。一如湖上藕花風。
滄州。

船到滄州且少留。客來同上酒家樓。沿河樹折棗初剝。滿地藤枯瓜未收。獻州。

牙檣暫住獻州城。鷺去歸來管送迎。臥笑宮人擲骰子。金錢癡咒卜輸贏。河間。

日中轉柁到河間。萬里羈人強自寬。此夜此歌如此酒。安安月色好誰看。而至天津。

長蘆轉柁是通津。盡是東西南北人。日暮花烟簫鼓鬧。紅樓爛醉楚州春。經楊村。

恰到楊村舊馬頭。北風吹雨便成秋。嗚嗚鬼物敗人興。掩却篷窗且睡休。

按幼主一行。於是年三月戊辰發臨安。五月始過高郵。至楊村已交七月。故有成秋之語。而宋史載幼主入見世祖於大都在五月。何也。

至通州。世祖派宰相前往迎接。

滿朝宰相出通州。迎接三宮宴不休。六十里天圍錦帳。素車白馬月中遊。

按廿二史劄記。據說郭謂宋主至通州。世祖命賜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後赴上都。

入大都。住會同館。

會同館裏紫蒙茸。蘭麝飄來陣陣風。簫鼓沸天迴雁舞。黃羅帳幔燕三宮。

考續通鑑至元十三年五月。宋主熈及全太后至燕。丙申見帝於大安殿。山居新語。三宮赴北。五月初二日。拜見世祖皇帝。按丙申卽五月初二日也。元史作五月己未。當誤。

賜宴十日。

皇帝初開第一筵。天顏問勞意綿綿。大元皇后同茶飯。宴罷歸來月滿天。

考元史。世祖皇后名察必弘吉刺氏。至元十三年平宋。幼主朝於上都。大宴。衆皆歡甚。唯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庭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卽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所謂皇后卽

弘吉刺氏也。

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駝峰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
第三筵開在蓬萊。丞相行杯不放杯。割馬燒羊熬蠓粥。三宮宴罷謝恩迴。
第四筵開在廣寒。葡萄酒醖色如丹。并刀細割天雞肉。宴罷歸來月滿鞍。
第五筵筵正大宮。轆轤引酒吸長虹。金盤堆起胡羊肉。樂指三千響碧空。
第六筵開在禁庭。蒸麋燒鹿薦杯行。三宮滿飲天顏喜。月下笙歌入舊城。
第七筵排極整齊。三宮游處軟輿提。杏漿新沃燒熊肉。更進鶻鶻野雉鷄。

按據以上諸詩。可知當時宮中食單菜品。所云燒羊肉剝嫩葱。均北方人食法。惟熬蟹粥今不常見。其法失傳。

第八筵開在北亭。三宮豐燕已恩榮。諸行百戲都呈藝。樂局伶官叫點名。

按今北方人宴客。用大鼓相聲助興者。嘗以扇寫戲名令客點戲。然後加賞。據此知元初已有此俗。

第九筵開盡帝妃。三宮端坐受金卮。須臾殿上都酣醉。拍手高歌舞雁兒。
第十瓊筵敞禁庭。兩邊丞相把壺瓶。君王自勸三宮酒。更送天香近玉屏。

按元制每年。皇帝以二三月避暑上都。八九月還大都。今宋幼主入覲世祖。在五月。當然在上都。今詩中并未點明。殊爲含混。續通鑑亦云。宋主熲及太后遂赴上都。詩中所云大宴十日。其地點當在上都無疑。

封幼主爲瀛國公。福王爲平原郡公。所有隨員僧道學生。亦分別授官有差。一人不殺謝乾坤。萬里來來謁帝關。高下受官隨品從。九流藝術亦沾恩。僧道恩榮已受封。上庠儒者亦恩隆。福王又拜平原郡。幼主新封瀛國公。

命 宮人分嫁北匠。

金屋粧成物色新。三宮日用御廚珍。其餘宮女千餘箇。分嫁幽州已斲輪。

按水雲詩鈔。尙有宋宮人分嫁北匠詩。附載如下。皎皎千嬋娟。盈盈翠紅圍。輦來路迢遞。梳鬢理征衣。復采鴛鴦花。綴之連理枝。憂愁忽已失。歡樂當自茲。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闈。再令出宮掖。

相看淚交垂。分配老斲輪。強顏相追隨。舊恩棄如土。新寵豈所宜。誰謂事當爾。苦樂心自知。含情理金徽。煩聲亂朱絲。一彈丹鳳離。再彈黃鵠飛。已恨聽者少。更傷知音稀。吞聲不忍哭。寄曲宣餘悲。可憐薄命身。萬里榮華衰。江南天一涯。流落將安歸。向來承恩地。月落夜烏啼。續通鑑載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除死者不計外。赴燕者尙有千餘人。足見宋宮人之多。又山居新語云。五月十二日。內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陳才人。又二侍兒失其姓氏。浴罷肅襟焚香於地。各以抹胸自縊而死。解下衣中有清江紙書一卷云。不免辱國。幸免辱身。十三日。突聞露埋四尸。取其首懸於全后寓所。以戒其餘。是入燕後。仍有死節者。不盡嫁北匠也。

每月支糧萬石。每日支羊肉六千斤。

每月支糧萬石鈞。日支羊肉六千斤。御廚請給葡萄酒。別賜天鵝與野麕。

按據續通鑑。隨三宮北行者。除宮女千餘人外。尙有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哀然等。及三學士諸生皆行。惟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赴井死。可見三學諸生及其家屬。胥爲俘虜。人數當在五六千人之譜。每人一斤羊肉。日支六千斤。不爲多也。

賜毯褥三萬件。織金被八千條。

三宮寢室異香飄。貂鼠氈籠錦繡標。花毯褥裯三萬件。織金鳳被八千條。

九月重陽節。御賜葡萄酒。是日有旨。謝家田土免輸錢糧。

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

考宋史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宋亡瀛國公與全后入朝。太后以疾留杭。是年八月至京師。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終。年七十四無子。水雲詩鈔有醉歌詩云。六宮宮女淚漣漣。事主誰知不盡年。太后宣傳許降國。伯顏丞相到簾前。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紀謝后事頗詳。附識於此。

后每日遣人問安。並自來探視。賜絲紬二百匹。

三殿加餐強自寬。內家日日問平安。大元皇后來相探。特賜絲紬二百單。

考元史。時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北方風土。后爲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卽廢其家。非所以爲愛也。苟能愛之。時加存卹。使之便安可也。

后退益厚待之。

是時幼主年方六歲。由昭儀教以詩書。

萬里修途似夢中。天家賜予意無窮。昭儀別館香雲煖。自把詩書授國公。
冬日特賜賞雪。

萬里羈孤夜憶家。邊城吹角更吹笳。須臾勅使傳言語。今日天庭賞雪花。
雪子飛飛塞面寒。地爐石炭共團爨。天家賜酒十銀甕。熊掌天鵝三玉盤。
冬至日。三宮入內賀冬。

九重蕢燭照簾櫳。三殿乘輿去賀冬。金面垂慈多喜色。史官書瑞奏年豐。
后賜鈔三千錠。爲三宮日用錢。

曉望燕雲正雪天。閉門氈帳恣高眠。內家遺鈔三千錠。添賜三宮日用錢。
東宮又賜賞雪。

東宮雪裏燕三宮。妃子殷勤把酒鍾。百十箜篌彈玉指。兩行珠翠擊金鑪。

夜來酒醒四更過。漸覺衾裯冷氣多。踏雪敲門雙勅使。傳言太子送天鵝。
駙馬楊鎮入謁。

兩下金幘幃御階。異香縹緲五門開。都人罷市從容立。迎接南朝駙馬來。

考宋史景定二年。四月帝以楊太后擁立功。乃選太后姪孫鎮尙公主。擢鎮右領軍衛將軍。駙馬都尉。進封公主爲周國公主。主早薨無子。鎮從三宮北行。所謂駙馬卽其人也。

以上爲宋三宮北行一年之起居注。宋史。全皇后宋亡從瀛國公入朝於燕京。後爲尼正智寺而終。宋遺民錄。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之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號合尊大師。而學佛於土蕃。庚申帝大事記。謂瀛國降後。爲僧白塔寺中。後徙甘州。有趙王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男。明宗適過其地。見塔上有龍文五采。訪知其故。因求爲子。並載其母歸。袁忠徹符臺外集。謂瀛國學佛於土蕃。娶邁來的爲妻。有娠。適明宗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廿二史劄記論之曰。金史宗翰等破汴京。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餘人。及宗族三千餘人北去。封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遷之於韓州。熙

宗皇統元年。始改封天水郡王。欽宗封天水郡公。海陵篡立。殺趙氏子男百三十餘人。梁肅奏天水郡公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其養濟。是二帝之子孫近族。皆已被殺無遺也。昏庸失國。寄命讐邦。其僇辱固由自取。然金之待之亦太過矣。報應之說。固屬渺茫。然宋太祖削平諸國。未嘗殺一降王。其後以天下授太宗。約兄弟相傳。仍及於其子。太宗乃背之。而自傳其子孫。厥後汴京之亡。遭金人之虐者。多太宗子孫也。高宗南渡。以太祖之後爲嗣。及臨安之亡。則獨免屠戮之慘。冥冥中似有司其契者。金之待宋既酷。其後蒙古興而金亦遷汴。崔立之變。劫后妃宗族降元。宮車三十七輛。促赴青城。宗族男女又五百餘口。在道艱苦。更甚於徽欽之時。金自海陵篡後。殺太宗及宗翰宗弼等子孫。已無噍類。其隨宣宗入汴者。惟太祖世宗子孫。又遭此播遷。元太宗詔除完顏一族外。餘皆赦免。則不赦者完顏氏也。元遺山集有完顏懷德碑云。民間讐撥地之怨。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尋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甚至掘墳墓。棄骸骨。惟懷德令臨淄有惠政。民不忍殺。得全其生。可見種人之安插河北諸郡者。盡殲於貞祐時。而元順帝遜歸沙漠後。子孫猶雄長於邊外數百年。君子觀於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徵也。

元代士人之思想及生活

我國歷史。往往詳於政治紀載。而社會風俗及人民生活狀態。多付缺如。元以蒙古入主中夏。多喜用色目人。列儒於娼之下。丐之上。衣冠文物。幾於劣等民族。漢人視之甚輕。初不料其竟有九十餘年之祚也。林景熙白石樵唱有答唐玉潛詩。按湯璉真伽發宋陵景熙使客收其棄骨得高孝兩函云。與唐珣所收者葬於闕亭樹冬青以識之玉潛珣字也。

賦畝孤心老未衰。一籬瘦菊一瓢詩。黃埃赤日謾多事。蒼狗白雲能幾時。山酒柏香春壽母。案書芸冷夜呼兒。橫琴妙在無弦處。何必知音有子期。

當日一般士人。痛祖國淪亡。時遊杭州故宮。以寄黍黍離之感。晞髮近藁。有過杭州故宮詩四首。今錄其二。

禾黍何人爲守關。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前頭鸚鵡言。
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
至當時士人之生活狀態。觀元趙據風蝶令詞。可以略見一斑。

澗草萋萋綠。林鶯恰恰啼。汀沙過雨便無泥。換得芒鞋。隨意到前溪。浦溆渾堪畫。雲烟總是題。江

湖老伴一簑衣。真個斜風細雨不須歸。

蓋無聊之極。其胸中憤懣抑鬱爲何如者。推其所以致此之由。蓋長江以北。久淪異族。備受金人猛安謀克之蹂躪。尙無甚感覺。至南方從未經過亡國痛苦。目睹此種劣等民族之壓迫。實難忍受。故老相傳。有十家一把刀。歸蒙古人管理之說。並云凡有娶婦者。管理之蒙人有首夕優先權。此事於史無徵。余考元史。世祖紀。中統三年。諭諸路禁民間私藏軍器。時尙未滅宋也。至元二十六年。禁江南民挾弓矢。仁宗紀。至大四年。禁漢人持弓矢兵器田獵。英宗紀。至治二年。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順帝紀。至元三年。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五年。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刀亦軍器之一種。當然在禁止之列。或竟有其事。未可知也。世祖紀。至元七年。禁漢人聚衆與蒙古人鬪毆。續通考。世祖至元五年。禁市毒藥。如附子烏頭巴豆砒霜之類。意當時必有叢毆蒙人。及以毒藥毒死蒙古人者。故有此禁令也。元諸帝皆不通漢人語言文字。茲錄泰定帝卽位一詔。以見當時詔令之鄙俚。

薛禪皇帝。可憐兒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士都付來。依著薛禪黃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幹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宴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朵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元制凡正印官必蒙古人爲之長。故漢人不許爲達魯花赤。但非通蒙古語。不能爲官。其無恥者。往往以漢人作蒙古名。希圖進用。如賈塔刺渾。本冀州人。張拔都。本平昌人。劉哈刺不花。本江西人。實則在

未行科舉以前。士子唯一出路。仍不外結識要津。攢營賄賂。幸而得官。內官至多不過翰林學士承旨。外官至多不過儒學提舉而止。按元時漢人官居極品者除元初功臣不過數人。計外其餘如張養浩虞集等代不過數人。蓋元人種族意見甚深。階級尤嚴。普通平民不許有名字。今江浙民間所有族譜。凡元代一朝。多用數目字紀名。此何等大事。而元史不載。然張士誠小名九四。其弟士貴小名九六。則其事不爲無徵。又當時往往以慘無人道之刑罰。施於漢人。阿哈馬傳。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曹振圭者。嘗推算阿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勅剝皮以徇。盧世榮傳。有旨誅世榮。封其肉以食禽獮。虞集在文宗時。官至宰相。然西湖志餘載其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赴大都。以皮繩縛腰。以馬尾縫眼。既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時有人作十七字詩嘲之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蓋北方例稱漢人爲蠻子也。士不幸而生此時代。除蹈海而死外。厓山之變。屍浮海者十餘萬人。或委身方外。如善住圓至之削髮出家。或寄跡緇流。如馬臻董嗣杲之黃冠退隱。最多數者。則以詩酒消磨歲月。故大江以南。詩社連翩。遂成風氣。其可考者。李東陽懷麓堂詩話。元季國初。東南士人重詩社。每一有刀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於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

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聘謝臬羽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今四庫總目有月泉吟社詩一卷。宋吳渭編。渭入元後。退居吳溪。立月泉吟社。至元丙戌丁亥間。徵賦春日田園雜興詩。限五七言律體。以歲前十月分題。次歲上元收卷。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致方鳳謝翹吳思齊評其甲乙。凡選二百八十人。以三月三日揭榜。其人皆用寓名。而別注本名於其下。如第一名連文鳳。改稱羅公福之類。未詳其意。豈鳳等校閱之時。欲示公論。以此代糊名耶。四友齋叢說。松江呂橫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第其甲乙。厚有遺贈。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屏巖小棗云。越中詩社。以枕意爲題。李應祈次其甲乙。以張觀光爲第一。其秋色五言詩律注曰。山陰詩社中選明史文苑傳。饒介爲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白金一鎰。元詩選。顧仲瑛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張伯雨于彥成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詠。聲光映蔽江表。蓋一般遺民故老。相與唱歎於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最奇者。才智之士。終難埋沒。不貴而富。崑山人顧阿英。輕財結客。與天下勝流相唱和。年四十。卽以家產盡付其子。卜築玉山。

草堂池館聲伎圖書器玩。甲於江左。今其詩尙有玉山璞棄一卷。非獨雄於財也。四庫總目提要。玉山名勝集八卷。外集一卷。草堂稚集十三卷。元顧瑛編。其所居池館之盛。甲於東南。一時勝流多從之遊。雖遭逢衰世。有託而逃。而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數百年後。猶想見之。又愛通賓客。四方名士無不延致於玉山草堂者。因仿段成式漢上題襟集例。編唱和之作爲此集。自陳基至釋自恢。凡七十人。又仿元好問中州集例。各爲小傳云。沈萬三家資千萬。至與明太祖分築南京城。沈先成三日。與天子睹富。可謂奇談。此外吳鎮倪雲林之畫。楊鐵崖之樂府。馬端臨之著述。施耐庵羅貫中之小說。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宮大用之詞曲。均能獨步一時。成爲絕調。故政治昏濁於上。而文學發展於下。所以然者。則元代版圖過廣。政令廢弛。金亡於太祖太宗之世。值其黷武方張之日。故殺戮最慘。宋亡於世祖末年。銳氣已衰。故鋒鏑之餘。尙可偷安旦夕。加以衣冠不改。世祖方且提倡道學。以愚弄漢人。故對於文士。雖無側席求賢之真意。尙欲虛與委蛇。故在海宇腥羶之日。尙有吟風弄月之餘暇也。

有元一代。極提倡道學。然其時陸派未興。故多數爲程朱一派。如姚樞劉因許衡吳澄。其最著者也。此派多屬北人。篤實有餘。而議論往往流於迂腐。吳海所著聞過齋集。謂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

治道之賊。稗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豔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藏。坊肆不得輒鬻。其持論已失之偏狹。胡炳文雲峯集有答陳櫟書云。我輩居文公之鄉。熟文公書。自是本分中事。其作草堂學藁序。歷舉前代詩人。極詞醜。詆有云。縱迫曹劉。何補於格致誠正。縱迫謝鮑。何補於修齊治平。謬妄至此。可謂嘖飯。其尤爲悍戾者。爲程端禮畏齋集。以晦庵一集律天下萬世。而詩如李杜。文如韓歐。均斥之以衰且壞。紀昀作四庫提要。糾其膠固。謂朱子爲講學之宗。誠無異議。至於文章一道。則源流正變。其說甚長。今因尊重程朱之故。欲將古今以來學者一概抹殺。文必學語錄體。詩必學擊壤派。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論也。此輩眼光如豆。孟子所謂子誠齊人。惟知管晏。其胸中除讀程朱語錄外。無他知識。故立論迂闊酸腐。一至如此。尙不若施耐庵羅貫中輩。編撰小說。爲有價值也。茲錄施氏水滸自序。以見元代一班士人之思想。及其生活狀態焉。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在家。六十不應出遊。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澡頭面。裹巾幘。進盤飧。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也。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

千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臥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真住牢獄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秫米。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盂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閒。使課其縛帚織席。縛帚所以掃地。織席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則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則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常聞也。吾友既皆恬淡通闊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既休。無人記錄。有時亦思集成一册。用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名心既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

年必悔四也。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莫離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或若問言既已。未嘗集爲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閒試弄舒卷自娛。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復得讀此書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

施氏此序。周亮工疑爲金聖歎僞撰。然其文筆。與聖歎平時著述不類。斷非僞作。惟水滸一書。究竟作者爲誰。頗有疑問。郎瑛七修類稿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因樹屋書影。則云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元人施耐庵作。至金聖歎始斷定水滸傳前七十回爲施耐庵所作。下則羅貫中續之。其說最爲近理。羅貫中係元末明初時人。而施耐庵則宋末元初時人也。觀田叔禾西湖游覽志。以此書出宋人筆。可以知之。蓋必宋之遺民。入元不仕者也。序文幽憤抑鬱。卒以文人之筆。造成種族革命。西人認爲世界百傑之一。洵無愧色。其書亦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宋元二史尙待重修

唐貞觀中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勅史官更加纂撰。然其所採擇。多取小說。後人紛紛不滿。無如諸家之書並亡。無從重修。至今垂爲正史。唐書及五代史。皆新舊並行。各有所長。最爲世詬病者。厥惟宋元二史。宋史爲元脫脫所修。總裁旣目不識丁。主筆者亦少通才。僅一代之史。而卷帙幾盈五百。且舛謬百出。後人屢欲重修。皆因卷帙浩繁。未能成書。竊謂此等浩大工作。斷非個人之力所及。必由國家設館。羅致專門史學人才。假以歲月。而後可底於成。凡歷代開國之始。嘗有修書之舉。宋太宗旣平江南。卽令徐鉉勾中正等。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太平廣記五百卷。所以養文人而安反側也。明成祖之修永樂大典。清高宗之修四庫全書。皆襲其故智。後世如有治平之日。則重修舊史。亦一絕好題目也。修宋史之法。第一。則減少列傳也。夫史之有傳也。其人有奇節異才。則傳之。故史遷紀千三百年之事。而列傳止數十。後之作史者。知此蓋寡。大都官高則傳之。然無如宋史之尤爲蕪雜。列傳竟至二千四百人之多。其間生無令聞。死無異蹟。虛占篇幅。若斯人者。可勝紀哉。似應嚴行淘汰。酌除其半。第二。則

刊落繁文也。宋史一傳之中。每詳述世系官資。有褒無貶。有類人之墓誌銘。然以他書考之。則所載多不足憑。宜仿新唐書之例。酌予刪除。以歸簡淨。第三。則宜增逸事也。宋人筆記說部。傳於今者尙多。宜廣搜兼取。務期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第四。則修正錯誤也。四庫提要中發現藝文志及列傳錯誤者。何止數十百條。此外紀傳表志。錯誤當復不少。當博採諸書。詳爲訂正。第五。則別爲考異也。凡重大問題。諸說不同。宜仿司馬光通鑑考異之例。別附於後。第六。則體例宜更也。其著者如外國傳應增入遼。而將遼史排斥於正史之外。蓋遼本外國。其編入正史。係元人之偏見。果爾則匈奴突厥。皆可入正史。無此理矣。儒林道學應合爲一。則前人久有定論。無待贅述。第七。則列傳宜補也。宋史最詳。然仍不無遺漏。趙甌北廿二史劄記。指出彭義斌姜堯臣吳縝劉克莊等數人。宋史均未列傳。應行補入。余謂不止此也。唐仲友文章事業。均可不朽。其著述已收入四庫。宋史因其反對朱熹。不予列傳。實屬黨見過深。馬端臨通考一書。膾炙人口。豈得無傳。應補入儒林傳。或附其父馬廷鸞傳後。又宋末忠義。宋史遺漏最多。應採程敏政宋遺民錄諸書。次第補入。此外文苑傳詳北宋而略南宋。循吏傳則南宋竟無一人。亦宜博採增入。第八。則採用附傳也。明史多用附傳。最爲良法。宋史儒林忠義兩傳中。有其人無事蹟。

而不妨存其名者。可採用之。此外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不可爲訓。應採史記夾叙同傳之法。既省繁文。且醒眉目。

元史以六月成書。失之草率。重複錯誤。自所不免。顧寧人趙甌北等論之詳矣。魏源元史新編。核而未博。近人柯紹忞新元史。比較稱詳。然失於斷限。殊乖史法。且採用諸書。不記出處。識者譏之。今宜以新元史爲底本。再行重修一次。博採東歐各國圖書館關於元史材料。柯氏搜羅未及者。當復不少。蓋太祖滅國四十。其豐功偉烈。多在歐洲。必須擇通英法德俄日諸國文字者數人。使任翻譯。俾無遺漏。其諸說互歧者。亦須採通鑑考異之法。別爲考異。附於各紀傳表志之後。並須註明原書出處。又元史外國傳所列寥寥。應將當時歐洲諸國。一併補入。並須新置蠻夷傳。將南洋羣島通商情形列入。元順帝爲瀛國公之子。明人記載纍纍。卽元史亦有順帝非文宗子之說。而紀昀四庫提要。力爲辯護。畢沅續通鑑。竟不置一詞。殊非信史。施耐庵著水滸傳。至今家有其書。豈可令其埋沒不顯。此皆應補入者也。

胡元入主中夏百年社會風俗之變遷

胡元入主中國。此百年中。社會風俗。完全改變。欲考唐宋以前之社會。非至日本不能得其彷彿。吾人今日所衣者胡服。非大漢衣冠也。所行者胡禮。非漢官儀也。世多習而不察。茲擇其著者言之。

(一) 始染胡俗地不鋪席。古人席地而坐。故地必鋪席。周禮司几筵註。筵亦席也。疏。初在地者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蓋筵所以鋪地。席所以坐。註疏區別甚明。史記梁孝王世家。帝跪席舉身曰諾。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久矣。灌夫傳。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己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此漢時席地而坐之證也。其坐則以尻著。以膝隱地。與跪相類。宋史藝祖與趙普圍爐議伐北漢。則宋初坐尚席地。今日本屋每間皆鋪席。有四席六席八席十二席之別。卽其制也。

古人坐跪相類。故其視跪不甚重。至坐不席地。則恒以跪爲難。元史憲宗紀。擒欽察部酋巴齊馬克。命之跪。曰。身非駝。何以跪人爲。其視跪之重如此。知席地之俗。至元已廢也。

(二) 椅桌盛行坐不席地。古坐以席。憑倚則有几。承食則有案。無所謂椅桌也。椅字桌字皆俗字。爲字書所無。考高坐漢已來始有之。其名謂之牀。說文。牀。安身所坐也。宋以後始有椅桌。楊大年談苑。

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一副。宋史鹵簿有金倚。皆作倚不作椅。清波雜誌。高宗踐祚之初。躬行節儉。設一木卓。置筆硯等。並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瑣椅卓。黃朝英靖康緗索雜記。爲人所倚者爲倚。卓卓在前者爲卓。是宋時倚或有作椅者。然卓尙不從木也。通俗篇。卓字元以前未見。椅則陸龜蒙詩。竹床蒲椅。但止高僧用之。程子語錄。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但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無序。張子理窟云。古人無卓椅。智非不能及也。但席地則體恭耳。朱子家禮。載用器具有卓子交椅。三大賢俱以倚爲椅。則不可斥爲俗矣。王銍默記。徐鉉入見李後主。取椅子相待。是五代末已有椅子之名。但皆無背。貴耳錄。載蔡京製太師椅。則有背之椅。始於蔡京。亦稱交椅。岳珂程史。爾但坐太師交椅。此鑲掉在腦後可也。惟宋時雖有椅桌。但並不通行。大抵惟豪富之家始有之。且女子坐仍席地。老學庵筆記。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共譏笑其無法度。此其證也。元史肆赦儀。開門官取赦書於卓子讀。此爲卓字入正史之始。疑元滅欽察。及旭烈兀西征以後。習見歐俗。蒙古人又最不潔。因盡廢鋪席之制。而以椅桌代之。觀老學庵筆記。知宋雖有椅桌。而地之鋪席如故也。隆平記事。平江圍急。士誠密以小兒置街上。有願姓收抱之。此子每飯必須椅棹方食。若席地與之不食。

蓋習宮中故事也。據此知元末雖已盛行椅棹，而民間仍多席地而坐者。

〔註〕老學庵筆記中之兀子，卽今所謂欏子。倚子雖始於宋，而欏則晉以來已有之。但皆作橙。晉書王獻之傳。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晉陽秋。何無忌與高祖夜謀，其母置橙於屏風上窺之。涪翁雜記。橙、橘屬。今人書凳爲橙非。通俗篇。橙旣屢見舊史，而凳惟傳燈錄用之。涪翁偏執釋氏文，而不信舊史，是其蔽也。

(三)始不穿木屐而用釘鞋。宋以前上下均著木屐草屨。御覽六百九十八引風俗通。延熹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作系。宋書謝靈運傳。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是屐以木爲之。有兩齒。所謂系者。謂以繩係於足指之上。今日本人無論男女。皆著木屐。其式猶古之遺製也。說文。屨。屐也。屨。屨也。二字互訓。今日本人所著之草鞋。亦以系貫足指上。製與屐同。惟以草爲之。而下無齒。宋書劉敬宣傳。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屨於坐中。可見漢魏六朝屐屨無論貴賤男女通著之。唐以後弓足盛行。故其用止限於男子。太平御覽服章部。屐屨並列。知宋時上下猶通行也。今南方遇雨則著板鞋。北方則著油鞋。或釘鞋。則屐屨之廢。蓋在胡元入主

中夏以後。

屐屨之制。與地之鋪席。有不可離之關係。古室既鋪席。故入室必脫屨。禮戶外有二屨。莊子。陽子居脫屨戶外。膝行而前。皆其證也。六朝九錫文中。屨有劍履上殿之語。以不去履爲殊禮。知古人入室必脫屨也。今日本猶沿此俗。屐屨之設。正爲便於脫卸。至地不鋪席。則反不如板鞋釘鞋之便矣。

(四)始不佩劍 通典自天子至於庶人。咸皆帶劍。史記載毛遂按劍而上。陳平間行杖劍。此皆古人帶劍故事。韓信至於乞食漂母。尙帶劍。則人幾無不佩劍者矣。賈子。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帶劍。初學記云。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劍。晉世始代之以木。唐人詩。把劍試問君。誰有不平事。是此俗至唐猶然。帶劍之制。何時始廢。史無明文。考元史世祖紀。至元五年。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英宗紀。至治二年。禁漢人執兵器及習武藝。順帝紀。至元五年。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此百年中。漢人自不能帶劍。我國民之尙武精神。遂於是時消亡。

(五)始有剃頭店 古人不特不剃髮。并不剃鬚。漢書高帝紀註。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鬢髮。故

曰。酈。蓋漢制剃髮者謂之髡。剃鬚者謂之髡。均犯罪以示辱也。終軍傳。解編髮。顏註。編。讀曰辮。匈奴傳。文帝遺匈奴比梳一。註。辮髮之飾也。是漢時匈奴已有辮子矣。南謂北爲索虜。謂辮子也。然其有無剃頭。則均不可考。滿洲入關。始下剃髮之令。此前古未有之例。蓋金元惟種人沿其舊俗。未曾強漢人南人以易冠服也。滿洲自太祖建國後。金固已自認爲女真遺族矣。其辮髮剃髮。均本女真之制。是金之種人無不剃而辮者。然吾閱元遺山年譜。註引大梁遺事云。崔立詣軍前歸附。令官吏士庶皆削髮。爲北朝民。是金俗止辮髮。未剃髮也。蒙古皆剃髮。故崔立之叛。令民削髮。金之有辮。又見大金國志。其辮與元異。元之辮乃結髮爲無數細辮。復倒捲曲折三四分。左右垂於腦後。與滿洲之垂髮於中者異。清宮中元帝像遺跡可徵也。今蒙古人亦皆垂辮。非復元人舊俗矣。剃頭有店。蓋始於元。輟耕錄。有一少年。嘗俟船飛雲渡旁。見一丫環。徘徊悲戚。若將赴水。少年問何爲輕生如此。答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借親眷珠子耳環。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旣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黃省曾吳風錄。張士誠走卒廚役皆授官爵。剃頭爲待詔。磨工賣茶者椎油者俱稱博士。金源時尙無此業也。

(六) 女子始不剃眉。古代女子皆削去雙眉。以墨畫之。謂之畫眉。玉篇。騰。畫眉墨也。古婦女恒以墨畫眉。釋名。黛。代也。滅眉而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是畫眉必先剃去其眉。楚策。彼周鄭之女。粉白墨黑。墨一本作騰。東觀漢記。明德皇后。眉不施黛。鹽鐵論。傅白黛青者衆。是此風周漢以來。久已盛行。今婦女無削眉之俗。未知變自何代。後閱猗覺寮雜記云。今婦女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並引釋名以證明其說。按猗覺寮爲宋朱翌所著。是宋時婦人尙無不削眉者。自明以來。卽不聞有此俗。其變革亦必在胡元入主中夏以後。

(七) 始尙垂手不尙拱手。今人以垂手爲敬。而古人則尙拱手。不尙垂手。曲禮。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玉藻。臣侍於君。垂拱。武成。垂拱而天下治。是君臣之間。尙循拱手之禮。此俗自三代迄宋。未之有改。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每就寢息。必叉手臥。盧夢寢中見先靈也。野獲編。今胥吏之承官長。輿臺之侍主人。每見必曠袖垂手以示敬畏。此中外而南北通例。而古人不然。如宋岳鄂王初入獄。垂手於庭。立亦倚斜。爲隸人呵之曰。岳某叉手正立。悚然聽命。是知古人以叉手爲敬。至今畫家繪僕從皆然。則垂手者倨也。是宋不以垂手爲敬矣。唐宋之所謂叉手。

卽古之拱手也。明已不尙拱手。蓋胡元入主中國。古俗之變易者多矣。此特其一耳。

(八)始通行自來火。自來火或稱洋火。北方謂之取燈。世皆以爲自歐亞交通後始入中國。而不知元已有之。輟耕錄。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燧兒。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卽杭人之所製歟。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據此五代末已有製者。而上下通行。仍當宋末元初也。

(九)民間始穿棉衣。說文。布。臬織也。朱駿聲云。古無棉布。但有麻布葛布。禮運。昔者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蓋自有衣裳以來。其所謂布。均係麻織。此外尙有葛布。詩。葛之覃兮。爲絺爲綌。服之無斃。蓋夏時服之。古旣無棉布。其所謂棉袍。均係絮袍。漢書南粵王傳。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註。以綿裝衣曰褚。說文。褚。一曰裝衣。朱駿聲云。古無木棉。以絮納袷衣中。謂之裝褚曰袍。陔餘叢考。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考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甯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程鉅夫集。有送人

赴浙東木棉提舉詩。鉅夫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爲民利可知。蓋元版圖最廣。木棉之種。必係來自外國。與西瓜葡萄事同一例。而其用尤廣。

(十)始不食狗肉。狗爲六畜之一。係常食品。豕犬見周禮。屠狗見漢書。食狗之禁。始於北宋崇寧。見曲洧舊聞。而習慣猝難改革。至南宋尙有屠狗之店。夷堅甲志。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拖之。張提其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據此可見南宋民間尙吃狗肉。故張屠以此事爲業也。

我國爲農業國。漢趙過始用牛耕。故殺牛之禁特嚴。淮南子。法禁殺牛。犯之者誅。六朝雖無此律。而受佛學輸入之影響。故亦不許食牛。南齊書王玄載傳。永明元年。坐於宅殺牛。免官。梁書傅昭傳。子婦嘗得家餉牛。因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蒙古本游牧之國。食牛自非所禁。而獵犬尤所寶貴。非可任人屠殺。元史成宗紀。大德十年。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資之半。來獻者給之以賞。元時色目人與漢人雜居。漸化其俗。食牛之禁既弛。食狗之人日稀。此亦古今食品上的一大改革也。

(十一)地方區畫始有省名。地方最高行政區域。秦曰郡。漢及南北朝曰州。唐曰道。宋曰路。無所謂省也。唐設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省爲中央官制之名。今日本內閣各部不曰部而曰省。沿唐制也。元以版圖過廣。始於各地方設行中書省。省之稱蓋自元始。非古制也。明廢中書省。改天下爲十三布政使司。然沿襲既久。省之名卒未能廢。至今因之。

(十二)北方街巷始有胡同之名。河南北山東各省。其街巷概稱胡同。有以爲卽弄之轉音者。有以爲說文本有衞字。應作悟衞者。偶以此詢之蒙古人。乃知胡同二字。係蒙古語之井字。蒙古俗每街必有一井。卽以井代表街巷。元時漢人多用蒙古語爲姓名。所謂漢兒爭作胡兒語是也。元都大都。卽今之北京。今河北一帶。其街巷無不稱胡同者。其變更蓋自元始。唐宋以前斷無此名稱也。

明成祖爲元順帝子之異聞

明成祖爲元順帝子之說。始於蒙古人之記載。蒙古源流卷八載之曰。

先是蒙古托袞特穆爾烏哈噶圖汗。歲次戊申。漢人朱葛諾延年二十五歲。襲取大都城。卽汗位。稱

爲大明朱洪武汗。其烏哈噶圖汗之第三福晉。係拉特托克托太師之女。名格呀勒德哈屯。懷孕七月。洪武汗納之。越三月。是歲戊申。生一男。朱洪武在位三十年。歲次戊申。五十五歲卒。大小官員商議。以爲蒙古福晉之子。雖爲兄。係他人之子。長成不免與漢人爲讎。漢福晉之子。雖爲弟。乃嫡子。應奉爲汗。汗庚戌年生。歲次戊辰。年三十九歲。卽位。在位越月十八日。卽卒。於是年。無子。其蒙古福晉所生子。是己卯年三十二歲。於是卽位。

考蒙古源流。乾隆四十二年。奉勅譯進。提要稱其中最踳駁者。如以庫色勒汗爲元明宗弟。在位二十日。史無其事。又以明太祖爲朱葛。仕元至左省長官。讒殺托克托噶太師。遂舉兵迫逐順帝。亦爲鑿空失實。實則此書舛訛百出。靖難是何等大事。而著者曾不之知。尙可與論史乎。近人陳籙所譯之蒙古逸史。亦有此種記載。其言曰。

元惠宗棄地出奔時。曾在北京宮中遺一蒙妃。名歡吉拉他氏。已有身三月。爲明太祖朱元璋所納。妃朝夕憂慮。恒自計曰。如更七月而產。明太祖必疑爲敵人之子。乃私自禱天。願此子必十三月而生。庶可免禍。後竟果然。遂留養宮中。明太祖有一漢妃某氏。適同時亦舉一子。明太祖嘗夢兩龍鬪。

於殿廷。東敗而西勝。翌日命司星象之官卜之。曰非龍也。卽帝新舉之兩太子也。西方之龍爲蒙妃所生。東則漢妃所出。西方之龍。他日必大貴。以之繼承大統。子孫必昌。明太祖不聽。及長置之邊陲。受封於歸化城。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卒。漢妃之子卽位。越四年蒙妃之子潛結羽黨。率兵六千人南犯。並招集邊氓爲前驅。蒙人咸樂爲之助。遂逐漢妃之子而篡其位。此卽明永樂成祖也。

此書所載漢妃之子。應作漢妃之孫。卽建文帝是也。蓋蒙古人種族意見最深。國亡之後。姑爲此快心之言以洩忿。如晉元帝爲小吏牛金所生。謂之牛繼馬後。出於北朝史官之記載。南朝無是言也。以明史考之。成祖崩時年六十五。歲在甲辰。上推元至正二十年庚子。成祖已生。距順帝出奔之戊申。尙有九年。是元亡時成祖業已九歲。元尙未亡。太祖何從納其福晉。此根本之不成立也。惟明史以成祖爲太祖第四子。馬后所生。則明人筆記類多異說。約可分爲二種。

(一)以成祖爲妃嬪所生。馬后撫爲己子者。陶庵夢憶記之曰。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俗觀之。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鳥。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碩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

孝慈皇后姪爲己子。事甚秘。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簡陋。硃紅木簋。木壺。木酒罇。甚麤樸。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鉢。東瓜湯一甌而已。

劉獻廷廣陽雜記亦云。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爲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有司禮太監爲彭恭菴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爲此說。今始信焉。

(二)根本上馬后無子不止成祖非其子者。棗林雜俎載有孝慈高皇后無子一條。其言曰。

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俱東列。順妃生成祖文皇帝。獨西列。見南京太常寺志。孝陵闈人俱云。孝慈高皇后無子。具如志中。而王弇洲先生最博核。其別集同姓諸王表。自懿文成祖外。秦愍王等。與吾學編諸書俱同。抑未考南太常寺志耶。潘樞章國史考異亦云。

余考南京太常寺志所載。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順妃。生成祖文皇帝。是皆享於陵殿。祭於廟官。三百年來。未之有改者。而實錄顧闕不載。何耶。惠宗固嘗曰。

此孝康皇帝同產弟也。豈不知成祖爲碩妃子。而爲是言耶。史載洪武十七年十月。册李氏爲淑妃。攝宮中事。則淑妃之爲孝康母疑有之。而碩妃則他無所考。閒嘗質之中官故老。皆言孝慈皇后無嫡子。初養南昌王文正歧陽王文忠等爲子。厥後諸妃有子。則自子。恩同己出。故中外無間言。若然。則螽斯麟趾。遠配文母矣。而南京太常寺志所載。非無徵也。雖然。成祖果爲碩妃子。則國史玉牒。何以諱言之。吾知成祖於此。有大不得已者存焉。方靖難師起。旣已自名嫡子。傳檄中外矣。及入繼大統。何敢復顧私恩。以忘高皇后均養之德。與孝康一體之情。故於奉先殿則闕之。於陵殿則祀之。此亦恩義之不相掩者也。

余考毛西河彤史拾遺。太祖渡江。后多智。恐元兵躡其後。必相隔。不俟太祖命。急率諸校妻過太平。止繁昌陳迪家。而元兵果扼渡。如后慮。后遂於迪家生皇長子焉。是懿文太子實后所生。時太祖方倚郭子興。郭氏二子忌之。屢欲致之死地。賴馬后左右之。得免於難。敢納妾以貳其心乎。其不可信一也。且太祖之死。以李淑妃爲殉。如淑妃實生太子。是時建文初立。斷無聽其父所生母爲殉之理。此皆情理所必無。其不可信二也。彤史又云。初后生成祖。有龍見於寢。嘗夢微時野歸。遇賊。皆紅冠。追之。成祖以

馬進。扶后執鞚。賊見成祖皆避去。后以故鍾愛之。然勿言所夢。及上厭太子柔弱。曰。非繼體也。后始以夢告。仍戒勿洩。而其後卒有靖難之事。此雖事後粉飾之詞。不可盡信。然至少可證明實馬后所生。且毛氏博極羣書。其生平持論。最喜翻案。苟成祖別有生母。事屬前代。何所憚而代爲諱之者。明詩綜附載朱彝尊南京太常寺志跋云。棗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特長陵爲高麗碩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產也。聞者爭以爲駭。史館初設。彝尊嘗以此質之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仍實錄之舊。清初修明史。所網羅皆一時之俊。後人所見野史。當時必送館參稽。如成祖生母果有問題。修史者自可據事直書。否則亦可附載異說。更無曲筆之必要。今旣爲史官所不採。則其說之鑿空無據。傳聞失實。昭然甚明。而猥以後人所見。斷爛之餘。爲前人所唾棄者。反珍如鴻寶。欲持以矯正史之失。多見其不知量也。況滅人之國。而納其后爲妃。獨不慮變生肘腋乎。終洪武之世。父子間不聞有破綻。假以重兵。坐鎮北平。設此子來歷不明。以太祖爲人之猜忌。寧肯出此。則其非順帝遺體。可斷言也。然則胡爲而有此傳說耶。蓋太祖初起。多養異姓兒爲子。朱文正李文忠沐英等。皆帝養子。馬后無子之說。或因此傳訛。未可知也。不寧惟是。成祖變更祖制。任用閹豎。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殘害忠良。幾無

噍類。於太祖爲不肖之子。於國家爲不仁之君。而竟安享太平。天下事之不平。孰有過於此者。有明一代人士。對之恒多微辭。榆木川之役。則曰虎啣其頭而去。猶以爲未足。並疑其所生。觀於從亡致身諸錄。人民思戀舊君。則當日怨毒之深。實以獨夫爲衆矢之的。其加以誣讎。非無因也。

晚近學者中。有雖不信成祖爲元裔。而仍認其非馬后子。且以碩妃爲高麗人者。饒智元明宮雜詠。碩妃。遠自辰韓國。承恩入後宮云云。其根據也。姑無論高麗無碩姓。且高麗史亦無此種記載。明史於成祖納高麗權妃猶書。何獨於碩妃遺之。或疑成祖登極後。修改實錄。諱其所生。以見己之當立者。然靖難師起。建文已有毋使朕負殺叔父名之詔。當時所有野史。亦無一語及之。況碩妃或作甕妃。明係譯音。明人記此事。未便直言。止曰蒙妃所生。而其爲元裔。意在其中。故此問題不可分而爲二。或曰。如此則中原淪於胡虜。殆近千年。實漢族之奇恥大辱。此似是而非之言也。宮闈事秘。孰從知之。姑讓數步言之。果爲順帝遺體。不特非吾族之恥。且反足以明歷史之因果。何者。順帝固宋瀛國公之子。非蒙古種也。宋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後爲僧。學佛於吐蕃。娶邁來的爲妻。有娠。適明宗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事載庚申外史宋遺民錄。非盡無稽。元史亦云。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

順帝登極。又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搆邪言。謂朕非明宗子。是當時已播人口矣。紀文達編四庫提要。力爲廻護。畢沅修續資治通鑑。亦無一言。蓋因高宗爲海軍陳氏子。在當日久已有口皆碑。且文字之獄屢興。亦時勢之不得不然。猶溫公修通鑑。不敢不帝魏也。不然。以藝祖之忠厚開基。保全柴氏子孫。固宜有後。而天之所以報之者。又何其至也。明祖光復舊物。而雄猜好殺。故使享其名而陰易其嗣。豈非天道之銖兩悉稱哉。

曾文正之主義戰爭

禮。檀弓。師與有無名乎。是出師必有名義。自古已然。與無名之師。未有不敗者。文信國之入衛也。號其軍曰勤王。明成祖之稱戈也。名其兵曰靖難。用此道也。然名義之難。莫如太平天國戰爭之役。當是時。洪秀全崛起金田。乘川陝匪亂之後。揭蘖種族主義。以爲號召。南則哥老三合諸會。北則白蓮大刀諸匪。聞風興起。不一而足。破南京。旌旗所指。勢如破竹。蓋以光復舊物爲職志。題目何等正大。人自樂從。世第知曾文正以在籍翰林。訓練水師。組織湘軍。爲清室中興張本。而不知曾氏當日所處之難。

也。自孔子著春秋。嚴夷夏之防。種族觀念。深入人心。東晉五胡之亂。苻堅以百萬之衆。敗於淝水。王猛之言。垂爲殷鑒。拓跋入寇。臨江而還。其後金人南牧。立張邦昌。立劉豫。終不敢自有其地者。誠以漢族爲正統所係。天意必不絕之也。至蒙古滅宋。混一南北。破前古未開之例。滿清繼之。然有元一代。漢人入仕。幾成例外。誠恥之也。清聖祖之賢明。幾於文景。開博學鴻詞科。以羅致遺老。而顧亭林。黃梨洲。李二曲輩。無肯屈者。乾嘉以後。經二百年之濡染。宜漸忘矣。而西南教匪。西北回亂。其號召者。仍種族主義也。文正亦漢人耳。何所愛於清室。而助之者。何所惡於太平天國。而必攻之者。且師出必有名。吾儕今日試代爲設想。更有何種名義。可駕種族主義而上之者。偶從近人筆記。覓得文正當日討賊檄文。錄之如左。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三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滿五兩不獻賊者。卽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壕。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陣守夜。驅之挑米運煤。婦人有不肯解脚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有陰謀逃歸者。則擡倒其尸。

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恨者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叙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父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旁觀。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宜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籍滿所。州縣先毀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壇社。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擊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以救我被虜之船隻。拔出被脅之人民。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

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助吾征勦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震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叙。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不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此檄文一出。賊中多自拔來歸者。勢乃一蹶不振。蓋種族者。一姓之榮辱。名教者。千古之大防。苟破壞禮教。是乃非聖無法。人人得而誅之。而所謂種族問題。反覺窈乎其小。洪氏之失。在尊崇耶教。違反數千年相沿之禮俗。使其得志。恐綱紀凌夷。舉國洋化。不必待至五十年以後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其功當不在孟子距楊墨。退之闢佛之下。曾氏亦人傑矣哉。前輩有及見文正者。謂僞都旣破。廷旨以公爲兩江總督。坐鎮江南。一日左右以某提督密函進。文正閱畢。笑曰。□□可惡。他還來試我。急囑而嚙之。有從旁睨之者。中有今賊軍新破。江南無主。相公亦有意乎。數語。蓋勸其自立也。智哉文正。使其背清獨立。不特出爾反爾。人格掃地。且事必無成。身敗名裂。爲天下笑矣。郭子儀之不肯叛唐。岳少保之金牌就逮。蓋未嘗不計算於成敗得失之間。使項城而明此理。亦何至被羣小玩弄。終於賣志以死耶。蓋他人可爲。而吾獨不可爲。不然者。以曹孟德之奸。何必讓還三縣。不受九錫。待其子曹丕而始稱帝哉。

歷代帝后圖像

歲甲寅余訪袁二公子豹岑於流水音書屋。得盡閱歷代帝王圖像冊頁。凡三巨帙。長約四尺餘。寬僅三尺。首帝王。次皇后。三名臣。余盡半日之力。僅閱帝王皇后二圖。皆用工筆著色。寫於絹上。誠稀世之寶也。帝王圖首梁武帝。已黝黑不可辨。唐宋元明四朝帝像俱全。惟缺五代。唐太宗貌如冠玉。大有太

原公子楊裘而來氣象。明成祖最獷惡。使人望而生畏。最可笑者。明武宗與戲台上所扮三花臉無異。有元一代。大都面團團如富家翁。甚有肥至雙目不張。僅留微縫者。惟成吉斯汗長身鶴立。北人南相。宋代諸帝多奇瘦。惟太宗特肥。太祖亦肥。面作紫色。皇后圖唐以前多缺。宋元兩代獨全。宋后妝飾與今迥異。其塗脂之法。或額上作四圓點。或兩額左右各二圓點。如豆大。或兩額塗脂寸許。作長方形。或以黃塗眉。古所謂額黃也。元后肥與帝同。而服裝尤異。帽高幾二尺。中以竹作筒。圍以紅布。形似今差役或擡棺者所戴之帽。惟帽頂斜開一口。以鷄毛插之。元帝后均戴朝珠。其式迥與滿洲異。珠爲黃色。近密蠟。甚短。僅圍其項。元帝衣黃色團花之馬褂。腦後左右各垂小辮一。此小辮係以無數小辮曲折三四成之。此外尙閱其條幅數種。如唐高祖宋太祖及宋代皇后。均按古人身長尺寸及當時服裝著色繪成。唐冠爲折巾式。宋冠中以鐵條作梁。長近五六尺。蓋太祖防朝臣耳語。故爲此制。宋人說部載岳飛游山。入門鄉人便知其爲貴官。因入門必側其頭。故知之。其他如衣之顏色。韉之形式。均足以備考古者之研究。明太祖相。冊頁所繪者。爲一翩翩佳公子。而條幅所繪者。則面有七十二黑痣之豬形也。大抵冊頁幼年時之圖像。而條幅則老年所繪。非有真僞問題也。百忙中尙閱其手卷。一爲明宣宗

行樂圖中如西洋各種打球。凡今日球場所有者。圖中均已有的。考元順帝荒淫無度。西番時貢戲樂。此必元故宮所遺。不然當日歐亞尙阻交通。安得此舶來品也。一爲清明上河圖。所繪宋代商賈風俗。繪聲繪影。惟妙惟肖。此本有真贋兩本。未知其爲真本否也。兩手卷均在十丈以上。閱畢已倦。尙餘名臣圖像。未及寓目。惜哉。甲子之變。此物不知流落何所。故就其憶及者。記其厓略如右。

漢以後創業者種類之分析

三代帝王大都爲黃帝子孫。蓋當時貴族階級未除。門閥觀念甚重。至漢高以亭長稱帝。始有以平民入登大寶者。然魏晉六朝禪讓之局。其出身仍多世家。襲祖父之餘蔭。如曹丕孫權司馬炎蕭道成蕭衍高洋宇文覺楊堅李淵李存勳劉崇屬之。其由平民出身者亦有多種。由小販出身者。劉備。（蜀志先主少孤與母織席販履爲業。）由地保出身者。劉邦。由館師出身者。陳霸先。（南史少時遊義興館於許氏。）由和尚出身者。朱元璋。（明史入皇覺寺爲僧。）由軍官出身者。劉裕。郭威。趙匡胤。由盜賊出身者。朱溫。王建（新五代史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也。

自地理上分析之。漢高起豐沛。明祖起鳳陽。皆江北人。隋高祖弘農郡華陰人。唐高祖隴西成紀人。宋太祖涿郡人。皆在河以北。此爲一統者言之也。其割據者。劉先主涿郡人。曹操沛國譙人。孫權吳郡富春人。晉武帝河內溫縣人。劉裕彭城縣人。蕭道成蘭陵郡人。蕭衍南蘭陵人。陳霸先吳興人。朱溫宋州碭山人。郭威邢州堯山人。十國中之楊行密廬州合淝人。李昇徐州人。王建馬殷皆許州人。孟知祥邢州人。劉隱上蔡人。錢鏐杭州人。王審知光州固始人。總上所列。亦以江北人河南北人爲多。其胡人之入主中國者。尙不在此數也。

古代帝王之創業者。其登極多在耄老之年。如劉裕卽位。年已五十有七。故南唐李昇。自以爲少年驟行禪位。恐不滿衆望。乃服熟地蘿蔔以反之。一夕鬚髮皆白。然亦有童年襁褓而能創業。且爲大一統之主者。清世祖一人而已。

古今帝王著述之富。無如梁武帝。凡所著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周易毛詩尙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寶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今皆無傳。創業者同時卽爲亡國之主。亦止梁武帝一人。

書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卽俗所謂真主是也。如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足以當之。其他雖非真主。然必有過人之量。傑出之才。始可削平大難。延攬羣雄。然亦有昏庸而創業者。唐高祖是也。太原起義。本出太宗計畫。高祖尙不之許。乃使隋宮人入侍以迫之。議始定。其後戰勝攻取。無一非太宗之力。乃不立爲太子。而聽姬妾之譖。改立建成。卒召玄武湖之變。使不幸太宗爲建成元吉。酖死。安得有三百年之祚哉。草竊羣雄中。有可得天下而不得者。竇建德、張士誠是也。不可以成敗論人。然以昏庸而成大業者。古今惟李淵一人。

孟子云。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三代開國。其祖宗皆有功德於民。漢唐之興。能除秦、隋苛政。明祖恢復漢人已失之基業。其享祚長久。宜也。乃至礪山盜徒之朱溫。父子聚麀。恣行凶穢。有何功德。而竟登九五之尊乎。然猶曰非一統之主也。司馬氏父子祖孫。世濟其惡。胡爲而享百五十年之祚。不可解也。明帝時王導侍坐。陳高貴鄉公事。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足見是非羞惡。自在人心。然因果最爲不爽者。莫如宋。輟耕錄。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去幼而失國。

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昭然如此。宋人說部載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帥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少帝爲元所擄。以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於崖山。又云。神祖幸秘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而徽宗生。生時夢李後主來謁。徽宗夢錢王再三迄還兩浙。明日與鄭后言。鄭后奏云。昨妾夢亦然。須臾報章妃誕高宗。既三日徽宗臨視。戲妃曰。酷似瀾臉。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兆參之。良不誣矣。余謂不特此也。太宗殺李後主用牽機藥。見王銍默記。廷美德昭。均不得其死。燭影斧聲之說。不無可疑。及青城之變。太宗子孫殺戮殆盡。高宗無子。以孝宗爲子。太祖子孫仍享國百五十年。太宗不殺柴氏子孫。而少帝入元。封瀛國公。生子卽元順帝。明人俞應則有詩云。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則又天道之不爽也。

王陽明惡王導楊用修惡王安石

陽明文集。有紀夢詩。其序云。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

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尙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願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滑長欺人。常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大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說。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傳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噴。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管室。龍逢虢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郭景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仇。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託。何忍置之於死地。

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普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攜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儻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近人因潮流關係。故對荆公多恕詞。然明楊用修則誓之甚力。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赦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彈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是其本相盡露。先姦後姦其揆一也。見

庵全集五十一卷

王安石之誤國極矣。死而從祀於孔子廟。並其子雱。以其小人之黨盛也。楊龜山力闢之。而

不能勝。至南渡以孝宗之賢。而猶惑之以爲真聖人也。乾道五年。建寧布衣魏掇之請罷安石父子從祀。不聽。至理宗淳祐元年始黜之。小人之黨。易於欺世如此。同上半山立言則欲學孟子。變法則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師商鞅焉。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

而小人純用焉。第四十卷黃鄧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力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然其苗脈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爲是。鄧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同上

國故談苑

卷三

疑古

近人略讀西書。往往喜以讀西史眼光。繩吾國之古史。於是疑古一派。自殷墟甲骨發現。變本加厲。以爲無徵不信。謂我國有信史當自殷始。將夏以前一筆抹殺。甚至謂禹貢係後人僞作。堯舜禹爲無其人。更無論黃帝。此大謬也。甲骨文字奇古。多由推測而得。不盡可恃。其可證明者。如般人名字用干支。每事必卜。仍不出舊史範圍。適足以證舊史之可信。不能謂甲骨以外無史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自有深意。黃帝時已有文字。然古書荒渺。且尤多神話。至堯舜文化發達。已有相當程度。故託始於此。其記載比較可信。說文。禹。蟲也。以蟲爲名。猶之朱虎熊羆夔龍。以獸爲名。蓋當時風尚如此。如般人好

用干支爲名之例。禹治洪水足跡所至。幾遍全球。呂氏春秋。禹東至楸本之地。楸本或作蟠木。或作樽桑。章太炎九州考。據南史夷貊傳以扶桑國爲墨西哥。是禹曾至美洲。轉在哥崙布發現新大陸以前。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漢書郡國志註引康熙中遣使至北極探險。遇關門似有字跡。搨之而歸。蓋蝌蚪文也。作幽門字。禹所題云。事見客窗閒話。似此禹曾至北冰洋。他日美洲安知不發現禹之故跡。如殷墟甲骨骨者。而謂無其人可乎。廣雅。自開關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是雖不盡可憑。然我國開化之早於歐洲。則係事實。今人動輒以歐史眼光觀察古史。宜其有此錯誤也。

古未有銅鏡以前以盆盛水照形

說文。監。臨下也。鑑。大盆也。鏡。景也。近人林樂園著文源。以金石考究字之形象。其論監字云。監卽鑑之本字。上世未製銅時。以水爲鑑。象皿中盛水人臨其上之形。从臣。臣。伏也。余按林說是也。古人以瓦盆盛水照形。故象形以製監字。其後由陶器時代入於銅器時代。乃易瓦盆爲銅盆。加金旁爲鑑。至銅鏡

盛行。別製鏡字。故鏡字最爲晚出。王氏筠說文釋例云。周秦以前無言鏡者。此語蓋自秦漢起。世傳漢鏡其銘多假竟爲鏡。猶經典假監爲鑑也。其論卓矣。而亦未盡也。御覽七百十七引元中記曰。尹壽作鏡。尹壽未知何時人。或以爲堯臣。述異記載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其說皆附會不足信。余考古鏡之流行。當在戰國時代。齊策。鄒忌修八尺。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莊子。至人之用心也。若鏡。韓非子。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皆戰國時人也。字亦皆作鏡而不作鑑。至春秋時。則止稱鑑。左傳。莊二十七年。王以后之鑿鑑與之。杜註。鑿帶而以鑑爲飾也。亦作鑿。詩。柏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是春秋時尙無鏡字。然鑑鑿字均从金。必是時已有銅鏡可知。周初尙沿銅盆盛水照形之俗。書酒誥。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大戴禮記引武王鏡銘曰。見爾前必慮爾後。是卽漢鏡有銘之濫觴。其銘或刻於銅盆之上。如湯之有盤銘。非必是時已有銅鏡。其作鏡字。恐亦係後人所追改也。史記殷本紀引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此商代用水照面之證。御覽引尙書帝命期曰。桀失其玉鏡。是夏時曾以玉爲之。尙未知用銅也。銅鏡之興。當始於春秋。但止稱鑑稱鑿。廣雅。鑿謂之鏡。是鑿卽鏡也。至戰國始有鏡名。王氏筠以爲秦漢後始有銅鏡。蓋偶未深考。

歲支古始寅

說文部首。以子丑寅卯等十二支。列於末。以子爲首。今人習見不以爲異。而不知地支古始寅也。爾雅之言歲名也。首言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末言在丑曰赤奮若。爾雅或言周公所作。孔子續成之。是周時歲支始寅也。曆始於黃帝甲寅。卽黃帝之六十一年。以甲配寅。是始有干支之初。卽以寅爲首也。此不特歲支如是。推之於月日時皆以寅起。不止正月建寅也。何以言之。爾雅正月爲陬。雖不言寅月。其爲寅月又可推而知之。廣雅釋天。甲乙爲幹。寅卯爲支。不曰子丑者。明寅爲首支也。楚詞。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自言生於寅年。寅月。寅日。皆十二支之首。以自表其異。淮南子。太陰元始建於甲寅。王氏筠言古曆首甲寅。而後人乃首甲子。故推算因而差舛。其說良確。司馬遷生漢武帝時。猶以寅爲首稱。則西漢尙沿古之舊。而說文乃始子終亥。知移置當在東漢以後矣。

木器先於瓦器

說文。豆。古食肉器也。又云。木豆謂之楨。王氏筠釋例云。豆楨以瓦木爲別。雖然。吾恐楨爲後人附益也。說文及玉篇。皆曰木豆謂之楨。卽本之爾雅。合下文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而讀之。似豆爲三器之總名。而楨籩登爲三器之專名者。然非也。今本作木豆謂之豆者。是蓋謂古人先以木爲之。名曰豆。後人乃以竹及瓦做豆形爲之。而殊別其名。木器液。金器腥。故聖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此上古先用木器之徵矣。經多籩豆對言。生民又以豆登對言。則豆爲木器又甚明矣。考工記。廡人爲豆。正不知何代之制。況卽據此謂豆爲瓦器。則常言瓦豆謂之豆。不當言謂之登也。余按王氏之說是也。古字於器皿多全體象形。豆。金文豆閉敦作豆。太師盧豆作豆。周生豆作豆。一象木蓋。○或⊖象豆腹。立象其架。上古未知范金和土之時。先有木豆。嗣以木豆盛肉易酸腐。始製竹豆瓦豆。而於木豆加木旁爲楨以區別之。楨字經傳不見。知銅器陶器盛行。而木豆之廢久矣。說文。盧。古陶器也。字亦从豆。此又瓦豆盛行之一證。今盛肉之器例用瓷。蓋在東晉有瓷器以後。由瓦而瓷。又進化之公例也。三禮圖。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

先木後瓦。不獨盛肉之器也。卽飯器亦然。說文。孟。飯器也。方言。孟。宋楚魏或謂之盥。是孟卽盥也。孟。古

亦以木爲之。字或作杆。漢書呂強傳引尸子曰：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註：杆，椀屬。字亦作孟。是古時飯器多用木。孟之小者爲盥。說文：盥，小孟也。御覽盥部所引者，有漆盥、銀盥、金盥、瑠璃盥、水晶盥。蓋古用木盥，故必施漆。貴者或以金銀水晶瑠璃爲之。自瓷器行，而木盥遂廢。

財產私有之起源

說文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从月。余按許說非是。有金文宄敦作𠄎。孟鼎作𠄎。皆从肉，不从月。手持肉之義也。古皆共有。自狩獵時代，以己所獵取之獸爲己有，是爲私有制度之始。說文：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謂以己所獵得之肉，供己之祖先。同此義也。

古代畜犬食犬之俗

康南海嘗言：世界犬之多無如土耳其者。鄉村城市觸目皆是。而不知我國上古亦爲多犬之國也。古人製字恒從犬取義。其例獨多。有以犬形容人之性情者。猜、狂、狡、獠、猛、狠之類是也。有以犬表示人之

行爲者。犯、獲、獎、獻、狎、狃之類是也。尤可笑者。以犬形爲人貌。狀從犬也。以犬斃爲人死。斃從犬也。以犬號爲人哭。以犬喜爲人笑。笑與哭皆從犬也。甚至拘捕罪人。亦以犬守之。獄從二犬也。余曾於所著說文稽古篇詳論之矣。茲又得數證。說文。獸。守備者也。从犬。何者。犬固獸類。舉犬以例餘獸。猶物從牛同一例也。文源云。獸卽守之或體。亦借作狩。漢張遷碑。問禽狩所有。借獸作狩。蓋以獸守物。爲古人通俗。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今安南人恒以象守屋。出門則以小兒置篋中懸於象鼻。使兒安寢。不止用犬也。

昔人以犬爲常食品。與羊豕無異。爲六畜之一。說文。馱从甘。馱。犬肉也。王氏筠釋例云。犬何以專餽義。古所貴也。鄉飲酒禮。止享一狗耳。按馱今作饜。饜足之義也。古以犬肉爲珍品。得犬而饜。其例猶之見羊垂涎。謂之羨也。食犬之俗。自何時始革乎。考漢書樊噲傳。屠狗。顏師古注。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師古唐人。可見唐代食狗之風已不如漢之流行。朱弁曲洧舊聞云。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是食犬之俗。至宋徽宗時始絕也。

兩虎爭貝








說文有鬻字。云分別也。从鬻對爭貝。謂二人分貝對爭如虎也。鬻。金文王剝彝作鬻。从鼎不從貝。文源云。鐘鼎文。貝鼎字多混用。如寶字或从貝或从鼎是也。然無論其爲爭貝爭鼎。其爲爭如虎則一。爭貝者爭財也。太古之世。人與禽獸雜居。故猶未全脫離獸性。譬之衆犬共處一堂。投之以骨。則噉牙以起。爭相撲噬。人之爭財猶是也。爭鼎者爭食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鄭子公以不與食鼈。卒刺刃於君父。羊斟不與食羊。卒陷華元於敵。春秋時去古未遠。其視口腹之重猶如此。況太古之編氓哉。歷唐虞三代。宰天下者。恒以禮義廉恥訓其民。而人始漸知爭財爭食之可恥。鬻字遂廢而不用矣。今市井小人。猶不惜以錙銖微利。飲食細故。握拳攘臂以相仇。士大夫無是也。則古先王教化之留遺者遠也。於以知拜金之國。日以權利競爭之說導天下者。其民族固猶在未開化之狀態也。文明先進云乎哉。

少力爲劣

說文。劣、弱也。从力少。按優勝劣敗之理。今人尙智。而古人尙力。古創業之主。大都爲多力者。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蚩尤。史記五帝本紀引河圖。獸身人首。銅頭鐵額。任昉述異記。亦載其四目六手。鬚如劍戟。頭有角。雖係神話。不盡足徵。然其勇可知。而黃帝力足以擒之。則黃帝必爲當時會長中之最神勇者。御覽引帝王世紀云。禹長九尺九寸。虎鼻大口。孟子言湯九尺。論衡載湯臂再肘。則禹湯皆生有神力。稟賦異於常人。不特此也。世第知曹孟德之奸智。而不知其能手格猛虎。劉裕之戰盧循。以隻身當八千人之衆。故不二十年而成帝業。唐太宗追宋金剛於鼠雀谷。一日八戰破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諸將或創痍遍體。而太宗轉戰數十年。未嘗中一矢。此皆見於正史者。明太祖以一乞丐。削平羣雄。終明世拳有兩家。太祖拳爲外家。少師拳爲內家。蓋槍砲未發明以前。人類競爭不能不有需於膂力。此力少爲劣之義也。

洪水以前之歷史與文化

洪水爲遂古一大災厄。人人心目中所不忘。故古人製字。恒取義於是。說文。𣵀、害也。从一。雝川。按𣵀、殷

墟契文作亦作。葉玉林說契云。古代洪水爲災。故契文皆顯浩浩蕩蕩之象。許氏以爲一雎川非也。又昔字。殷契作。或作。上。卽字。金文召鼎作。可見古人以洪水之日爲今古之界限。所謂災日卽昔日也。楊子法言所說洪荒之世卽古昔。本斯義也。

佛氏以水災爲世界三大劫之一。中外所同。惟西史於洪水經過。語焉不詳。僅舊約中略及之。且多神話。不盡可信。故歐西各國所有歷史。皆在洪水以後。而我國則古籍流傳。於洪水尙不乏記載之材料。孟子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此一段最足表示洪水現象。當時人獸雜居。人類少而禽獸多。大受威逼。故大禹治水。一面疏通水道。使其入海。其水已退者。則放火燒山。使毒蛇猛獸。或死或逃。人民始有安居之日。淮南子。逮至堯之時。封豨修蛇。皆爲民害。乃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韓非子。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今福建武夷山有虹橋板。相傳爲古人避洪水處。廣西某縣絕頂峯上有石匣。世傳諸葛亮藏兵書於此。明萬曆中遣御史求之。駕雲梯升其上。旣見。乃一棺。係陰沈木製。啓之。內有骸長丈餘。齒出口外尺許。駭而掩之。歸後神示夢。自言名奔雲。爲淮水神巫支祁之子。禹治水至淮。與之

爭爲禹將庚辰所殺。其父奪尸葬此。事見朱國禎湧幢小品。可見兩廣福建一帶。在洪水時代。殆如今之南洋羣島。非盡大陸。今所謂絕頂峯。古之無人島也。先儒言禹貢九州。惟揚州獨廣。自江以南至海。皆轄之。由未明閩粵在洪水時代。並非陸地也。而蒙古之沙漠。新疆之戈壁。當時之爲海底。又不難想像得之。此地理之不同也。人類本爲羽族毛族所進化。然人禽遞嬗之交。人類之形體。往往界於禽獸。伏羲之人首蛇身。神農之牛首人身。古史俱在。不盡誣也。此種族之不同也。記載此事最詳者。厥爲山海經。蓋世界所有歷史。皆記人類變化之迹。而山海經則爲人禽遞嬗交界之歷史。〔註〕山海經傳爲伯益所作。名見史記。其中所記種種怪異。後人頗疑其荒誕不經。然貳負之尸。發明於漢代。巫支祁之蹟。出現於有清。況以今日人種證之。其海內南經之雕題國。似今之安南暹羅人。海外東經之黑齒國。似今之日本臺灣人。海外西經之白民國。海外北經之深目國。似今之歐羅巴人。其他如蕭愼之矢。僂之民。足資博識。非盡無稽。歷代經籍藝文諸志。入之地理。已屬非是。四庫提要竟列諸小說家之首。尤爲無識。今歐人方日掘地以搜求洪荒遺迹。冀成信史。而不知我國尙有此世界最古之歷史。洵罕有之祕笈。無價之至寶也。

〔註〕本鄭浩之說。浩，廣東潮陽人。著有論語集註述要。許慎著說文。凡說非己出者，必著其名。如王育說。楊雄說。司馬相如說之類。古人著書道德如此。今仿其例。示不敢掠美也。

泰西今日文化。皆出洪水以後。故認世界爲進化。我國則尙有遺留一部分洪水前之文化。故先哲皆認世界爲退化。其爲錯誤則一也。洪水以前之文化。其遺留至今日者爲何。則五行是已。秦焚詩書百家言。獨留卜筮醫藥之書不焚。故醫經出黃帝。本草出神農。其惟一之根據厥爲五行。五行之理。今人百方研究而不得其解。則嗤爲迷信。然靈樞素問。今人苟能得其一知半解。以之治病。立能起死回生。余讀其書。句皆叶韻。與易經同其體例。雖殘缺訛誤。甚或經後人竄亂。頗不易讀。然可斷爲三代以前之書。卜筮之用五行。更無論已。此種前知之術。舊史所記載占驗事實。未必純出虛構。則五行生尅之說。其中自有真理。故能治病則愈。占事則靈。特今人知識有限。不足以知之。故詫爲怪事耳。余嘗謂五行之術。必邃古聖人學者所發明之一種哲學。遭洪水大劫。人類大部滅絕。歷史文化隨之喪失。殆後洪水既平。縱有一部分遺留。如醫卜之類。又多斷爛零落。遂至真理不明於世。至可惜也。書洪範。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此昔字。依甲骨文解釋。卽洪水時代之義。謂鯀治水不明五行。



生尅之理。故九載一無所成。可見五行之學。至此已成絕詣。無人了解。或曰。書莫古於易。而易但取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而不及五行。水火金木土穀。始見大禹謨。然增一穀稱爲六府。亦不以五爲定數。且僞古文亦不足據。後儒求其說而不得。乃指易繫辭天一地二等爲河圖之數。而以洪範之五行配之。謂五行已在易中。孔安國鄭漁仲均主是說。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其說當有所本。今術家以干支配五行。其源甚古。管子春以甲乙之日發政。夏以丙丁之日發政。左傳申叔儀乞糧。登山呼庚癸。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推之以五位配五行。如說文。木東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生於土。從土是也。以五色配五行。如說文。赤南方色也。青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是也。以五味配五行。如月令。孟冬之月。其味鹹。盛德在水是也。以五臟配五行。如內經。甘屬土。入脾。辛屬金。入肺。是也。舉宇宙森羅萬象。悉納入五行之中。此種有系統有組織之哲學。斷非腦筋單簡之原人所及。疑洪水以前之世界。人類之體力智力。均與今日不同。世傳共工與祝融爭帝。怒觸不周山而天柱折。夸父追日。飲河渭不足。未至渴死。語至怪誕。而表示古人偉大之體力。則不誣。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觀涿鹿一戰。蚩尤作霧。黃帝以指南車破之。蚩尤呼風喚雨。黃帝以旱魃止。

之。本草經。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疑古之聖哲。嘗備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變化諸通。故能有如是之發明也。而妄以今人有限之知識。幼稚之科學。敢爲古人迷信之速斷。豈不謬哉。

洪水以前。爲別一世界。尙有一事可以證明者。今之言人種學者。莫不溯源於黃帝。以舊史考之。世傳黃帝史倉頡始造書契。是文字始於黃帝也。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命隸首作算數。是歷學算術始於黃帝也。不寧惟是。白虎通。黃帝作宮室。避寒濕。是宮室始於黃帝也。帝王世紀。黃帝始去皮服。爲上衣以象天。爲下衣以象地。是衣服始於黃帝也。吳越春秋。黃帝作弓。說文。夷牟作矢。宋衷云。黃帝臣。是弓矢始於黃帝也。初學記引世本。共鼓化狄作舟。註。二人黃帝臣。御覽引古史考。黃帝作車。是舟車始於黃帝也。通鑑長篇。黃帝命俞跗歧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是醫藥始於黃帝也。後漢書趙咨傳。棺槨之造。自黃帝始。是棺槨始於黃帝也。書鈔引素王妙論。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是法律始於黃帝也。此皆其牢牢大者。其小者。如黃帝始穿井。黃帝始烹穀爲粥。見御覽引周書。黃帝臣於則作履。見世本。黃帝臣離父始作春。見說文。蹴鞠起黃帝。見崔豹古今注。尙不可殫述。黃帝亦人耳。何以萬能若此。少時讀史至此。竊竊然疑之。西人因有漢種西來之說。以爲其文明皆販自巴比崙。余

則謂洪水以前。本有極燦爛文明之世界。中經浩劫。遂至淪胥。而漢人種居帕米爾高原。地勢最高。或尙能保存十一於千百。及黃帝戰勝蚩尤。苗黎遠竄。開疆拓土。進窺中原。諸酋賓服。遂發號施令。以其族固有之文明。次第實施於震旦耳。曰命某氏作某事者。明黃帝胸中固早有成法在也。不然。斯何事也。而可以命令行之哉。

初民二畏

原人有二畏。一最畏鬼。畏字。金文毛公鼎作。卽人之反文。象人見鬼。孟鼎作。象鬼執人之狀。二畏虎爪。說文。畏字。上作鬼頭。下作虎爪。云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又虐字下云。虎足反爪人也。上古人與虎鬪。虎恒以爪傷人。故其製字如此。

以首戴禾

說文。年。穀熟也。从禾。千聲。按年。篆作。以殷契文考之。應作。象人首戴禾。初民首部力強。禾稼旣刈。

則捆爲大束。以首戴之而歸。仍許書禾熟曰年之意。今番苗民族及南洋未開化諸島國猶沿古代戴物之習也。

古朝會君臣皆立

說文。位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按王氏筠釋例云。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位字從人立。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曰朝。顧命一人冕執劉。立於阼階。蓋古無椅棹。凡集會皆立。與今之有座位者不同。

古以罪人充奴婢僮僕

初學記引風俗通。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說文童字下云。男有罪曰奴。男曰奴。女曰妾。妾字下云。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考僕。金文史僕。壺太僕。敦皆從辛人。辛人者。罪人也。是僕之本義爲罪人。與童字从辛重省。妾字从辛。女者無異。

茵褥之古

說文訓因爲就。然江氏永云。因象茵褥之形。中象縫紵。文理。蓋卽茵之古文。亦謂之蓐。爾雅蓐謂之苴。是太古時代已有茵蓐之名。字皆從草。特以草爲之而已。其後或改用皮。詩小戎文茵暢鞅。註文。茵。虎皮。鹽鐵論。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蓐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卽草蓐。索經單藺蘧篠而已。

說文宿。止也。據金文寗叔敦作𠄎。象人在屋下。旁有茵。宿象也。宿。𠄎。𠄎作𠄎。从人茵在宀下。从夕。夕者。宿時也。

以弓量田

說文。疆。界也。或體作疆。按殷契文作𠄎。吳憲齋云。古疆字从弓。一者。田界也。儀禮鄉射禮。侯道五十弓。疏云。六尺爲弓。弓之古制與步相應。後世量地之弓。周人有用之者。葉玉林云。契文不作界。畫。蓋

兩田相比。已自有界。从弓。知古代本用弓紀步。亦不始於殷也。

一二二如四三三如九

今人算術。如二二如四三三如九之類。未知始於何時。容齋續筆。三三如九等俗語算數。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余謂不特此也。管子輕重戊篇。慮犧氏作九九之數。師古曰。九九算法。若今九章。是算術慮犧時已有之。路史。黃帝命隸首作算數。說文。四。古籀文作三。卽從二二如四取義。是此等歌括。其源甚古。

穴居時代之竊盜

古既穴居。凡米糧雜物。均置穴內。時有被人偷竊者。故竊亦從穴會意。說文。盜。自中出。曰竊。從穴米。王氏筠云。竊者不必米也。而云盜自中出。則非由穿窬而入。不得入穴部。家人所竊。不過米鹽凌雜物耳。故附米部。蓋竊爲家人自盜。與盜由外入者異。今司庖廚者最喜偷米。故舉米以例餘物。知穴居時代。

其最易被竊者。亦米而已。

讀金文所見

金石之學。始於北宋。歐陽公之集古錄。宣和之博古圖。特以備好古者之玩賞而已。清代繼之。阮元畢沅輩尤嗜古成癖。出土者遂日多。真贋雜陳。其中如金石索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書。稍嫌陳腐。最近定遠方氏所輯綴遺齋彝器考釋。搜羅較富。然亦不能保其中無贋品也。自殷墟甲骨發現。世人喜研究之。余謂甲骨文字奇古。多不可識。且卜詞居多。範圍至狹。以此考古。反不如金文之確而有據。茲就聞見所及。凡金文之可以爲考證資料者。分別論之如左。

(一) 姓氏 古代女統先於男統。故古姓皆從女。如姚姒媯姬等是也。惟楚芈姓。獨不從女。不得其解。說文。芈。羊鳴也。不云古姓。史記楚世家。陸終子六曰季連。芈姓。此言得姓之始。按薛氏欵識。楚卬仲嬭南穌鐘銘曰。佳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卬仲嬭南穌鐘。其眉壽無疆。王子申。蓋孟蓋銘云。王子申。作嘉嬭蓋孟。其眉壽無期永保用之。考廣韻。楚人呼母爲嬭。亦作嬭。始悟嬭乃楚姓。作芈者乃同音。

段借字。此字自張揖以來失其本義千餘年矣。得王子申器與卬仲嬭鐘。互相印證。乃知經傳之卬爲嬭之段借。蓋卬仲嬭爲楚王媵女。嘉嬭爲楚女。楚之本姓應作嬭。其例如任己曼隗諸姓。彝器文作妊改曼媿。偏効从女。是其證也。

左傳隱公十一年傳疏。正義引世本云。畢、任、姓。按伯嬰父歸銘。伯嬰父作畢。姬尊歸。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據此知畢爲畢公高之後。姬姓國。世本以爲任姓誤也。

古姓見於說文者凡十有一。姜、姬、媯、嬴、姚、嬭、媼、姚、嬭、媼、媼、媼。字皆從女。此外見於春秋者。如莒己姓。小邾曹姓。楚芊姓。鄧曼姓。余謂古姓決不止此。以彝器文徵之。尙有嬭、妣、媼、媼、媼、媼等字。並經傳所不載。是古姓之佚而不傳者正多矣。

人名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晉桓莊之族偪。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杜註。富子。二族之富強者。按富子登銘。富子之上官云云。據此。富子係人名。並非富強之解。又鄭亦有富子。以孔張失位諫子產。見昭公十六年。可見春秋時名富子者尙多。不止晉有富子也。

詩。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朱傳以簡傲釋之。天祿識餘。詩。東兮東兮。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爲伶

官之詩。申公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毛本僞東爲簡。故朱傳以簡傲爲釋。謬矣。按潘伯寅尙書藏器中有東父丁豆。足徵東爲人名。申公說爲長。東簡二字古通用。荀子修身篇。君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注。東與簡同。

(二)地名 說文邑部。邾。段注。地理志云。衡山王吳芮都邾。見項羽本紀。今湖北黃州府城。去邾城二里許是也。今大江東流。經黃州府城南。隔江相望者曰武昌縣。水經曰。又東過邾縣南。鄂縣北是也。酈善長曰。楚宣王滅邾。徙居於此。王隱地道記。劉昭郡國志注。皆有此說。但此說不見楚世家。時楚之強。未必滅此彈丸。而尙以地居之。蓋此地古名邾。魯附庸國。古名邾婁。依許所說。本不相謀。無庸牽合。今按彝器文有方成朱仲子尊。方成卽方城。在今河南湖北界。古爲楚地。朱卽邾。金文邾婁之邾。與邾字初不相溷。此朱爲黃之邾城。與邾婁古實二國。段說是也。

漢書地理志。城陽國。故齊文帝二年別爲國。莽曰莒陵。按金文有城圖睥登。有城圖齊登。圖爲陽之異文。以國邑之名。故从口見義。在春秋爲莒國。後入齊。戰國時已有城陽之名。亦不始於文帝之封朱虛侯章也。

(四)年月 宣王中興。篤生籀史。製爲石鼓。惟自歐公以來。異說紛歧。清代通儒。如顧亭林、全謝山、孫淵如。皆疑石鼓非周物。近人徐燮鈞於寶雞得周虢季子白盤銘。有佳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等字。平定張穆依羅次球。以四分周術推演。定爲宣王之十二年。丁亥乃月之三日也。其辭既類小雅六月之篇。而書則籀文。一同石鼓。可知史籀篆迹。實周時書勢之一大關鍵。而召伯虎散。虢文公鼎。以毛詩國語考之。亦宣王時之器。尤足資印證。且鄭公以宣王母弟受封。鄭器如邢叔妥寶鐘、姜白鼎、姜伯鬲、楸叔賓父壺、太師小子甗。無一不與石鼓脗合。據此則石鼓之爲周宣王時物。毫無可疑。古無年號。往往以列邦之大事爲紀年。如左昭公七年傳曰。鑄刑書之歲。二月。襄公九年。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又襄公三十年傳。是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金文旅鼎銘曰。佳公太保來代戶夷年。南宮中鼎。伐反虎方之年。同一例也。其最不可解者。如遺尊銘之十有三月。白虎通引尙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後漢書陳寵傳。寵奏言。十三月陽氣已至。萬物皆出。人以爲正。夏以爲春。章懷注。十三月。今正月也。此一說也。日知錄。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此以十三月爲閏月。又一說也。是二說者。皆言之成理。然薛書公臧鼎。十有四月。薛氏

以爲嗣王居喪。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此亦曲爲之說。何者。如井侯彝云。十八月。又作何解乎。古人記月。誠有不可以理解者。管子輕重戊編。十三月。管子令人之魯梁。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疑三代習慣上自有此種記月之法。今人不必強爲之解也。金文中最不可解者。卽記日之乙子丁子。鄭大內史叔上匱銘。佳十有二月初吉。乙子。小臣犧尊銘。丁子。王相虞直王錫小臣兪虞貝。佳王來正方。佳王十祀又五五日。吳荷屋中丞謂乙子是乙亥丙子二日。以子定上日之亥。以乙定下日之丙。丁子則丁亥戊子二日也。此亦揣度之辭。考春秋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何以不書甲丑。吳氏之說。未必然也。此等處止宜闕疑。

(五) 箠象 箠籥方圓之制。許鄭異說。說文。圓曰箠。方曰籥。鄭康成曰。方曰箠。圓曰籥。今以器證之。鄭說是也。

古時弓制皆有頭。以別上下。非如後世之弓兩端如一。儀禮鄉射禮。司馬右執簫。注。簫。弓末也。釋名。釋兵。弓。其末曰簫。末卽頭也。按弓父庚卣。弓象形。末斜出。卽簫也。唐時弓式尙沿古法。王昌齡塞下曲曰。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卻月佩弓。弣。弣與簫爲古今字。據此知弓之有弣。所以便於懸佩。而其

變更古制。必在有唐之後也。

積古齋款識所載兕觥器。爲爵有蓋。作犧牛形。阮文達釋以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毛詩蓋以兕觥爲似角之爵。其制無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然以馮氏金索所載蔣伯生大令舊藏之古兕觥證之。其器正作牛角形。端爲牛首。特鑄銅而非以兕角爲之。當卽詩之所謂兕觥。而薛書所載。乃兕爵也。左傳昭公元年。饒之會。鄭享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所舉之兕爵。卽此物也。

余嘗謂秦西文物制度。與三代爲近。此可以金文證之。觀卮銘作權衡形。海鹽吳東發云。此古人成字。近人方濬益釋之曰。成卽古之稱字。當未制稱字之前。稱止作成。蓋純乎象形之字。一象衡之平。左側之十。權也。右側之小。繫物之繩及鈎也。〇。衡端之兩毫也。中央一一。殆象所衡之物。左氏傳引書。地平天成。稱也。毛公詩傳。鄭君禮注。均訓成爲平。平成同部相訓。於六書爲轉注。試觀今日秦西諸國所用鎊稱。與此正相似。雖用法不同。然其式則傳自中夏。是可於甄考文字而知其必然者也。元史成宗紀。大德元年。有獻西域稱法者。左司都事張思明斥其惑衆。蓋未知西域稱法猶古式

也。又父乙旂車尊。其車作曲轅形。綴遺齋彝器攷釋論之曰。古人車本曲轅。觀漢武氏祠畫像石刻。自趙襄子以下。及督郵主簿功曹游徼之車。其車轅莫不上曲。反卷如鉤。惟畫像車皆雙轡。此作一轅者。左哀公十七年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此正卿車之象形也。梁武祠畫。出自東京。於時去古未遠。蓋猶存三代遺制。觀近日歐羅巴諸國。其馬車間爲曲轅。與漢畫相合。禮失而求諸野。今且求諸四夷。抑可知秦西一切製造。其始大抵傳自中夏。況其學原本墨氏。正不獨周髀算經公輸機器爲先路之導也。

(六)封爵 唐子祖乙解。爲嘉興楓涇蔡氏舊藏器。積古齋款識已錄。列爲商器。以此唐爲商之唐。是矣。考周成王滅唐。以封太叔。至子燮父。改國號曰晉。故詩有唐風。此一唐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杜注。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此又一唐也。此解有祖乙字。自是商器。且周之唐爲侯。此稱唐子。可見商之唐乃子爵也。但是否卽周成王所滅之唐。則無可考。

(七)相屬 今人十二相屬。未知起於何時。論衡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寅木其禽獸也。戌土其禽

犬也。丑未亦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其禽豕也。巳火。其禽蛇也。子亦水。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糞而腹脹。趙氏陔餘叢考據此。以爲始於後漢。楊慎丹鉛錄。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天然自然之理。非後人所能爲。觀篆字已作蛇形。亥作豕形。餘可推矣。其論至確。鐘鼎文於亥往往畫作豕形。如祖戊卣作兩豕形。下有丁字。釋者曰。古人祭日。多用丁亥。豕與亥同文。此文爲豕下丁。卽丁亥也。何子貞編修嘗謂彝器文中諸辰字。似小篆。已失其形。不審古文偏旁。應從何字。後讀西清古鑑所載周孫卣銘。始悟此字爲象龍之首足鱗甲形。辰義爲震。故震從辰。易說卦傳。震爲雷爲龍。則辰爲龍形。與巳之爲蛇形正同。說文以爲从乙七象匹達。厂聲也。與古文無一相合。當是許君自以意解小篆之辭。非古訓也。

(八)家族 說文。家居也。从宀。豕省聲。按家立豕。父庚卣銘。宀內正作豕形。原人時代。家必養豕。故从豕會意。但亦有從犬者。如厝鼎叔向父散諸器。並从犬。蓋犬豕皆家畜。穴居則畜犬守禦。狩獵則攜犬自隨。因而家必畜犬。故或从犬。或从豕。

夏商以前。民俗渾樸。思想單簡。且文字尙未發達。故作字恒象形以示意。考古家穿鑿附會。強爲解釋。

往往轉失真意。如豕父辛爵銘。上畫一豕者。明其家以養豕爲業也。辛者父之名。明造此爵爲其父祭日而設也。漁父丙爵。例與此同。執干戚父乙觶銘。上繪一人形。左手執斧。右手執盾。此言其父於武器中善用干戚也。子立刀觶。韜戈父乙觶。立戈父己卣。例同。册父辛卣銘。上作册字。明其父係世官。經册命也。次作立斧形。明其父善用斧也。次作楅形。中藏三矢。此如昔之武官。其衙署往往置木架。插弓箭刀槍於其上。所以明其以武起家也。析子孫祖癸卣。析子孫母己卣。蓋分家之後。其子孫爲其祖或母而設之祭器也。商人名字。專用十干。或以爲排行。或以爲所生之日。然湯長子太丁。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則排行之說非也。余謂商俗信鬼。尤重卜筮。安知其不以相生相尅之理命名。或取決於卜。未可知也。

我國文字統一。自秦始。史記始皇本紀。所謂書同文字是也。若三代則各地方言不同。字體互異。故讀鐘鼎文者。須知左之三原則。

(一)字之筆畫多少。可隨意增減。今人寫字。於字之形體筆畫。均有一定。不能隨意增減。古人則否。近人林義光作文源。謂金文常鼎字與貝字混用。余謂不特此也。如同「丁」字。有止作一點者。有有

尾者。同一子字。有作立形者。有作跪形者。此不特商器如是也。卽周器亦然。且同在一器之內。如有重用之字。必故意增減一二筆。此徵之散氏盤銘而可知也。試觀金文中之彝字寶字。幾無一相同。蓋去結繩未遠。止求形體相似。而筆畫多少。可不計也。其不識字者。第以象形爲字。如豕則作豕形。魚則作魚形。使人一望而知爲豕爲魚。而豕魚畫法。亦人各不同。不能畫一。亦此理也。

(二)字音相同者。隨意混用。音同混用之例。如大理作大李。書序。咎單作民居。史記民居作明居。而尤以人名地名爲最易混用。如皐陶或作咎繇。左傳申包胥。公羊作勃蘇。隱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作包來。甚有以音同之故。將一字名改爲二字者。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杜註。勃鞞。披也。經傳中此類不勝枚舉。鐘鼎文事同一例。如朱仲子尊銘。方城作方成。邾作朱。齊國武子國佐。金文佐作邕。晉公匭銘。昭作召。孟鼎銘。撫作匍。鄭作雩。知此者。始可與讀金文。(三)字不可識者。多係人名。定遠方氏云。凡金文中文字奇古不可識者。必係人名。其字係隨意亂造。例如今人之花押。商器此例最多。周器亦有之。

鐘鼎文有時可證許書之失。說文無荀字。邑部郇下云。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武爲文之誤字。段注已改正。左僖

公二十四年傳。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杜註。解縣西北有郇城。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注云。郇瑕古國名。顧氏春秋列國疆域表曰。荀不知何年滅於晉。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有郇城。舊爲郇國。文王子所封。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也。亦曰荀。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以後無所見。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考周書王會解。稱荀侯爲荀伯。或曰荀叔。字作荀。春秋時荀息荀林父荀首等。世爲晉卿。國語三傳並作荀。無作郇者。余按荀伯大父籛銘。知古荀字本作筭。郇以國名。从邑。爲後起字。近人所集古印譜。有荀延印。是漢時繆篆已有荀字。正不得謂說文所無。徑指爲俗字也。

鐘鼎文有可以發明古書之誤者。古朋與鳳爲一字。說文鳳之古文。係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彝器文鳳字與說文所收古文同。後世由篆變隸。朋與多形相近。故戰國策韓公仲朋。史記甘茂傳作公仲侈。莊子徐無鬼篇。謔朋前馬。崔譔本作侈。其誤并同。至漢書古今人表。作公仲用。則又以隸體渚朋爲用而誤。管子練之以散羣備署。注曰。備猶曹也。漢書南羣盜備宗等數百人。此二備字。當亦誤字。乃集韻於備字下。旣引漢書此語。又出侈字。云音多。姓也。漢有侈宗。此正由朋譌多之證。而

唐韻集韻復有彥字。則又譌彥爲彥。展轉牴牾。幾不可究詰。要皆因古鳳字从夕。隸變爲人。誤認偏旁。遂紛紛致此舛謬耳。詳見綴遺齋彝器攷釋卷十八。

顧氏日知錄論干支古人所以紀日。不以紀年。其說甚辨。然余考金文國佐饒銘有歲成丁亥之文。顧氏之說恐不盡然。惟古代制度風俗。時賴鐘鼎之存。而得以窺見一二。如持斧擲倒觚銘。作人擲倒形。釋者曰。晉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所稱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正。傷彝倫之大。又謂之擲倒。唐太子弘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言鯖云。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躡伎。跳鈴伎。擲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唯擲倒不知何法。疑卽今之翻金斗。伎人以頭委地而翻斗跳過也。此觚奇古。當在夏商之世。其銘一人直立。左一人則倒擲。疑古擲倒之法。係二人以手相攜。互翻金斗。三代時已有此俗也。蔡邕獨斷。古者上下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皇陶與舜言朕。屈原朕皇考曰伯庸。秦獨天子以爲稱。漢因不改。按朕父癸。解銘。朕作父癸尊彝。朕矛銘。朕作。觀此則蔡氏之說信矣。白虎通。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是朕者。亦猶寡人不穀之謂。此則孤義僅存。人罕知

之。

古器之厄

儀徵阮文達公著商周銅器說。徵引極博。以爲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鼎。或至改元稱神瑞。宋以後高原古家。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爲神瑞。而以玩賞加之。言則辨矣。而未盡也。洪氏隨筆。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然顧氏日知錄。則謂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密須之鼓。鬲鞮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弘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願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是古器之嗜。三代已然。固不始於春秋也。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羣臣上壽稱賀。史記孝武紀。李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晉書杜預傳。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是漢晉以還。上下寶貴。猶不亞於三代。而古器之出土。亦時時而有。南史。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於州園地得古冢。有銅器十餘種。竟陵王子良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

陸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魏送古器於梁。有隱起字。劉顯按文讀之。攷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之。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至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之者。魏書律歷志。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大樂祭酒公孫崇。以爲鐘律之準。周書或自蜀得鎗于斛斯微。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擗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是南北朝以來。此風未改。然而來去不恒。成虧有數。是以寶珪出河。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殿前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鐘虜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此一厄也。唐書藝文志。隋嘉則殿書二十七萬卷。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蓋不特古器之淪亡。卽古籍亦以隋代爲一大厄運。入唐以後。古物出土尤多。顏氏家訓。長安民得秦時鐵權。有銅塗鐫銘二所。與內史令李德林被勒寫讀。文中子謂邳公蘇威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唐書尹思貞家坎地。獲古戟十二。嚴挺之試崔渙以彝尊銘。謂渙清廟器。故以題相命。張懷瓘書錄。往在翰林見二古鐘。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大禹功績。

舊唐書地理志。天寶三載。陝郡太守李齊物開三門。石下得戟大刃。有平陸篆字。至宋而好事者。始真集款識。勒爲專書。而宣和博古呂氏攷古二圖。尤必詳繪其形。模其尺寸。大金國志。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而唐宋以來之積蓄。蕩然無遺。此又一厄也。李易安題金石錄。以爲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其言達矣。然元好問作故物譜。獨曰。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顧亭林謂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蓋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乃莊周列禦寇之說。聖人無是也。雖然。宋以前古器之厄。不過毀棄耳。元明以後。乃多作僞。明萬歷十一年。御史孟一脈陳五事。言民間習爲麗侈。周鼎商彝。秦鉞漢鑑。皆搜求於海內。康乾之世。主上右文。阮元畢沅之流。嗜古成癖。說者謂鐘鼎之學。收藏之富。於斯爲盛。而僞作之事。亦日以繁滋。說部載畢沅任陝甘總督時。值其壽辰。同僚知其好古。競以鐘鼎古器爲賀。有縣令贈古磚八。古色斑爛。隱約有字迹。畢大喜。重賞來使。正考爲何代物間。來使喜動顏色曰。卑職辛苦數月。此行爲不虛矣。畢異而詢之。卽其所僞造也。一時傳爲笑柄。然作僞之風。實不自清代始。闕史裴丞相尙古好奇。曲阜耕人得古鐵器曰。

盞。有古篆九字。曰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劉蛻以爲桓公葵邱之會。實在生前。不得以諡稱之。此乃近人矯作。立命擊碎。是唐已有之。自甲子之變。歷代寶器。豪奪勢取者。去其半。運滬運英。舟車毀損者。又去其半。所餘者。又以贗品代之。而先代古物。遂無子遺。此亦古器之最大厄運也。悲魚腸之出國。哀寶鼎之沉淵。能勿興感聚散之感乎哉。

日本風俗之今古

語云。禮失則求諸野。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我國自五胡亂華。中經遼金元之亂。外族勢力侵入。社會風俗。已非復唐宋之舊觀。日本僻處東陲。一姓相傳。未受異族蹂躪。中土舊俗。賴以保存。茲第就余所知者略舉之。

(一) 俎豆。日本風俗之最古者。莫如飲食之用俎豆。考一切經音義五引字書。俎四足小盤也。今日本乘食之盤。卽謂之俎。其制最古。我國惟三代用之。漢以後改用食案。制稍異矣。廣韻。檮承食案也。章氏檢論。周時俎豆具食。漢始有案。後漢書梁鴻傳。妻爲具食。舉案齊眉。夫案而可舉。則其尺寸必

極小而低可知。所以與俎異者。俎爲獨食。案可共食。石奮子孫有過失。對案不食。是三代俱獨食。共食之例。自漢始也。豆以木爲之。說文。豆。古食肉器也。曰古者。明漢已不用之。義。後漢書東夷傳。倭國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三國志同。今日本人以木蓋碗盛湯。施於俎上以進食。猶古籩豆之遺制也。我國自漢而後。食器概易以陶。東晉以來。瓷器盛行。木豆久廢。惟日本因徐福入海。事在秦時。故猶有三代遺風也。

日本人以醬爲常食品。謂之味噌。讀如彌所。考論語不得其醬不食。今人之醬。以豆豉爲之。左傳昭二十年正義。此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惠士奇曰。古者有鹽而無豉。漢始有豉。據此三代既無豉。其所謂醬。必非今日之醬。意者卽日本之味噌歟。書無實證。姑闕所疑。

(二)坐 我國今日之坐。古之所謂箕踞也。日本坐則以尻著膝。以膝隱地。猶古坐法。朱子嘗作跪坐拜說。謂古者坐與跪相類。漢文帝不覺膝之前于席。管寧坐不箕股。楊常膝處皆穿。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方坐。兩膝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

日本所以能維持古之坐法。蓋因席地之故。我國自金元以後。漸染胡俗。地不鋪席。人皆高坐。加以

椅桌盛行。坐法隨之而變。此當然之理也。

(三)蒲團 論語。席不正不坐。其所謂席。卽日本之蒲團。御覽引益部耆舊傳。刺史每自坐高牀。爲從事設單席於地。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皆是物也。普通以布置棉爲之。夏則以草。富人冬或以皮爲之。遇有所致敬。則離席。次敬則半離席。漢書灌夫傳。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此種古禮。非至日本。無從索解也。

(四)衣裳 通典。上古穴處衣毛。未有制度。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爲上。以制其衣。後知爲下。復制其裳。衣裳始備。我國今日所著之服。有衣無裳。蓋胡服也。日本服制。雖不盡合唐宋之制。而猶爲近古。古人衣服。俱有等次。左傳所謂上下有服是也。說文卒字下云。卒衣有題識者。御覽六百九十七引晉令。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婢履色無過紅青。市僧賣者。皆常著巾。額題所繪賣者及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此卽所謂題識也。今日日本商賈及工人。衣俱有題識。蓋猶沿中土舊俗。

(五)木屐草屨 釋名。屐。搯也。爲兩足搯以踐泥也。急就篇顏註。屐者以木爲之。而施兩齒。所以踐泥。今日日本。無論男女。皆著木屐。其式猶古之遺制也。御覽六百九十八引風俗通。延熹中京師長者

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作系。所謂系者。謂以繩係於足指之上。其製殆全與日本同。唐以後女子盛行弓足。屐惟男子著之。胡元入中國後。此制遂廢。

說文。屐。屨也。屨。屐也。莊子天下篇。以跂蹻爲服。釋文。李云。麻曰屨。木曰屐。今日本人所著之草鞋。亦以系貫足指上。製與屐同。惟以草爲之。而下無齒。故許以屐爲訓。

(六)几 說文。几。踞几也。象形。程。牀前几也。凭。依几也。古無椅桌。僅有几以爲憑倚之用。三禮圖。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今日本民間不用椅桌。坐則以席。依則以几。俱仍中土舊俗。

(七)寢衣 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說文。被。寢衣也。蓋三代皆曰寢衣。漢始有被名。今日本之被。有領有袖。惟長較常服之衣倍其半。蓋卽古寢衣之制。其式如衣。故曰寢衣。

(八)枕 日本之枕。以木爲之。易。坎險且枕。鄭註。木在首曰枕。字從木。古枕蓋以木爲之。

(九)襜褕 論語。襜褕負其子而至矣。國策。不離阿保之手。可見三代婦女。多以襜褕負子於背。今日本女子無論已嫁與否。背必施襜褕。以爲常服。猶古制也。

(十)舞劍 史記。項莊拔劍起舞。唐以前盛行之。今中土久已失傳。惟日本猶沿古俗。

(十一)以居地爲姓。說文：神農居姜水，因以爲姓；黃帝居姬水，因以爲姓；虞舜居姚虛，因以爲姓。新唐書張說傳：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今日本多以地名爲姓，猶古制也。

(十二)澆。集韻：水沃飯曰澆。玉篇：飧，水和飯也。禮：玉藻正華，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今人謂之開水泡飯，飧爲夕食。又從水。蓋古人一日一炊，惟夕不炊飯，故以開水泡而食之。現我國日或二炊三炊，惟日本多沿一炊之制。夕食不炊，以開水泡而食之，卽古饔飧之禮也。

(十三)鞞。說文：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禮：玉藻鄭註：鞞之言蔽也。古者田漁而食，日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世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今日本男女俱不穿袴，惟以布遮其下體。男用白，女用紅，卽古之鞞也。

說文：終，脛衣也。朱駿聲云：古之袴，今之套褲也。豈是紀始。古人袴皆無檔，今中國男女穿袴，不知始於何代。疑必在唐以後。日本蓋沿唐制。

日本男女，或穿無裊之袴。方言：無裊之袴謂之襠，卽所謂犢鼻褌也。六朝人常服之。

日本女子概不穿袴。說文縛字下云。薊貉中女子無袴。以帛爲脛空。用絮補核。名曰縛衣。狀如襪。按廣韻。薊貉夫餘國名。據此知漢時三韓女子皆不穿袴。日本蓋沿高麗舊制也。中國古代女子雖有袴。然係開襠。其合襠者。謂之窮袴。漢書外戚傳。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注。服虔云。窮袴。有前後襠。不得交通也。據此則合襠之袴。古時不特男子。卽女子亦不常用也。

(十四) 脫履戶外 古室內鋪席。故入室則必脫履。禮。戶外有二履。莊子寓言篇。陽子居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漢書蕭何傳。賜劍履上殿。以不去履爲殊禮。故知古人入室必脫履。今日本猶沿此俗。

(十五) 飲屠蘇酒 日本元旦家家飲屠蘇酒。亦稱御屠蘇。屠蘇係藥名。日本凡藥房皆有出售。以紙包之。作三角形。沖入酒中服之。考屠蘇酒之名。始見荆楚歲時記。是六朝已有之。蘇軾除夜野宿詩。不辭最後飲屠蘇。容齋隨筆。今人元旦飲屠蘇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是此俗至宋猶存。今無論南北。元旦均無飲屠蘇酒之例。且不知屠蘇爲何物。藥店亦無出售者。至可慨也。

(十六) 龜 今人以烏龜爲醜語。蓋起於元時。陔餘叢考言之詳矣。宋以前尙無此諱。如唐有陸龜蒙。李龜年。宋有楊龜山。以龜爲名。不可指數。陸放翁築室曰龜堂。且以龜爲美稱矣。今日本人名字亦

喜用龜字。猶古俗也。晚近俗語。以色中餓鬼。號曰出齒龜。讀爲德八卡麥。其意與我國異。

印度文化

世界文化。以印度爲最高。中國次之。泰西爲下。然我國自南北朝而後。中原屢蹂躪於異族。仆而旋起。而印度自滅亡於英已數百年。迄不能脫其羈絆獨立者。其故何哉。蓋印度民族思想。所以異於吾國者有三。

(一)印度人無國家觀念。我國民族數千年來。向以儒家之是非爲是非。而孔子固富有國家觀念之一人也。其言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於童汪錡之死。則以爲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此種傳統思想。深入國民腦筋。以故易姓之際。忠臣烈士。前仆後繼。間有屈身事仇者。雖幸保一身之富貴。而覲然人面。幾若不齒於人類。印度無是也。彼其視己身。且非吾有。何有於家。更何有於國。大地山河。胥成幻影。更何有於國界。故世界上所謂亡國奴三字。印度人胸中固無此觀念也。

(二)印度人無種族思想。孔子作春秋。嚴夷夏之防。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禮運大同小康之說。

至康有爲始爲表彰。清代以前之學者。均認爲僞作。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論博愛。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與釋氏之衆生平等主義。完全相反。彼其不肯茹葷。是認禽獸與吾平等。不應弱肉強食。何況人類。凡人類應一視同仁。何分內外國人。故英國王加五印度皇帝之徽號。在他人以爲恥。而印度人胸中。固毫無此畛域也。

(三)印度人出世觀念重於入世。中國自輸入釋教後。因果報應之說。未嘗不普遍民間。然貪官污吏。亂臣賊子。仍代有其人。可見我國上下對於出世。尙在疑信參半之間。印度則否。其民族宗教信仰。至爲深刻。英政府又不加干涉。上流人士。大率認人生爲苦海。弱國與強國何擇焉。目睹權利競爭之說。陷溺人心。方且憫其犯佛家貪嗔癡諸戒。而來生之決墮落惡道也。以因果循環之理言之。今日英之所以加於我者。異日必還自受之。而又何校焉。下焉者膜拜念佛。希冀來生福德。昔如來以乞食爲生。今英租稅雖重。尙未至於乞食也。則亦相與安之而已。

夫以最高文化之印度。與泰西之最低文化接觸。乃產此怪異之現象。凡英人之所施於印度者。曾不足損其毫毛。猶憶民國九十年間。印度學者泰戈爾來華游歷。見我國上下迷信歐化。以爲迷夢未

醒。一日在某大學演說。力詆歐美政治風俗。言未半。學生大譁。泰戈爾笑曰。中國人方在夢中。不可與語。遂拂衣去。自是足跡不至中華。以表示亂邦不居之意。此最足以代表印度上流社會之心理。然則印度其終不能脫英獨立乎。曰否否。近年社會主義流行。英人深恐馬克斯思想輸入印度。防之不遺餘力。以余觀之。此爲英政府之過慮。以印度人思想之高尙。不能容納權利競爭之歐洲思潮。而謂反同化於階級鬪爭之赤黨主義。決無是理。蓋佛家以不殺不盜不淫爲三戒。共黨之目的。首在取得他人財產。侵占他人子女。而其手段則爲殺人。且不信靈魂。不信上帝。均與教義相反。故共黨在蘇俄剷除宗教。封閉教堂。至數千所。天主教會。嘗謂教會與共黨不能兩立。耶教尙爾。佛教豈能除外。故共產在印宣傳。其效果恐等於零。所慮者。近年英人控制殖民地能力。日趨薄弱。如坎拿大聯邦。如澳洲聯邦。皆取放任主義。英政府僅擁有虛名。一旦國際情勢驟變。則相率脫離祖國關係。意中事耳。近年印度商業已爲日本勢力侵入。他日有色人種。聯合以排白人。則印度之獨立。恐仍爲不可避之事實耳。

古今語音之遞變

余少習爲詩。檢沈約詩韻。見有音同而分爲兩韻者。音異而同在一韻者。竊竊然疑之。嗣讀左傳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楚今兩湖之地。並無此種方言也。及長稍讀揚子方言。古代俗語。今與之同者百無一二。始悟古今語言之異。後又讀賭基山莊全集中。有閩音通一種。以爲閩音時與古音相通。且歷舉說文爲證。則大惑不解。七閩之地。古稱南蠻鴉舌。何以語音反與古代相近。歲戊申。曾以此疑就質於鄉先輩辜鴻銘。辜氏精英法德俄日拉丁之語言學專家也。語余曰。中國語言。凡經三次變化。三代封建盛行。其時風土異宜。語言殊致。以故商盤周誥。佶曲聱牙。及秦混一六國。始定同文之治。分文字語言爲二。且西通巴蜀。南逾交趾。聲教所被。無遠勿屆。故吳越荆楚。春秋視爲夷狄者。今則同爲腹地。各地方之土音俗語。因封建之消滅而日就式微。此一變也。東晉以還。羌胡南擾。南北對立者二百七十餘年。黃河以北。五胡雜處。語雜言尤。顏氏家訓。齊朝有一士大夫。嘗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可見是時北方之人。幾無不通胡語者。此又一變也。有宋一代。始困於遼。繼蹶於金。終亡於元。此三百年中。生民塗炭。救死不遑。衣冠名族。棄家南。而語音因之大生變化。故今漳泉一帶之音。昔江浙之音也。今江浙之音。昔河南之音也。何以證之。日本有所謂吳

音者。常爲今之蘇白。日本之通中國始於隋。而其有文字則始於唐。其所謂吳音。自係唐代之音。而以今蘇白讀之。乃無一相似。此最不可解者。茲舉一例。如美人二字。日本吳音讀法。純與漳泉之音相合。其他讀吳音字。以閩音讀之。乃時時可通。而與今之蘇白。却無一相近。其故何也。蓋自金人南牧。汴京人士。相率渡江。而臨安破後。二王航海。江浙遺民。競趨閩廣者。又比比也。余初聞其說。驚爲創論。得未曾有。顧生長南服。少時隨宦臺灣者十年。故於通閩語之外。兼通其語。漳泉之語。遠至南洋羣島。無不通行。範圍至廣。非如閩語限於福州一隅也。請以古籍徵之。春秋齊有陳氏。至戰國忽改稱田。蓋三代音同之字。隨意混用。本屬通例。不足爲異。然陳田之爲一音。則無可疑。說文。田。陳也。呂覽不二篇。陳駢。貴齊。陳駢。卽田駢也。今以北方河南北之音讀之。固不相合。卽讀以江浙之音。亦相差甚遠。獨閩音及漳泉音。讀田如陳。其證一也。詩經中凡來字均讀作釐。知釐係來之古音。今福州人讀來爲梨。與釐聲相近。其證二也。福州人讀無爲模。漳泉人讀爲莫。皆古音也。易。莫夜有戎。鄭讀莫如字。云。無也。詩。德音莫達。箋。莫。無也。曲禮。毋不敬。釋文。云。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也。釋氏書多用南無字。讀如曩謨。梵書入中國。釋譯多在東晉時。可見六朝時江浙人讀無猶爲莫也。無又讀爲毛。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漢

書功臣侯表序。靡有子遺。秬矣。注。孟康曰。秬。音毛。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曰秬。師古北人。而作此言。可見唐時北方猶有此音也。今江西湖南方音讀無如冒。而黃河以北無此語也。其證三也。唐以前稱人名字。多以阿字挈之。如蕭淑妃稱武后爲阿武。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阿雲。隋唐皆都長安。可見陝西人說話常用阿字。遠之漢之阿嬌。魏之阿瞞。是自漢已然矣。世說註。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此外桓公謂殷淵源爲阿源。謝太傅謂王修齡爲阿齡。事在西晉。是洛陽亦有此俗語。今黃河以北無用阿者。此語惟盛行於江浙。稱子常用阿大阿三。上海罵人傻子。則曰阿木林。稱人父母。或曰阿爹阿媽。此亦北方語。古焦仲卿妻詩。上堂啓阿母。木蘭詩。阿爺無大兒。皆北方人也。其證四也。容齋隨筆。寧馨字。晉宋間人語助耳。今吳人語多用寧馨爲問。猶言若何也。考山濤謂王衍。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母王太后疾篤。怒帝不往視。謂侍者取刀來。察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是寧馨本河南語。南唐陳貺五十方娶。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裙下有寧馨事。可見至五代時。此語已移於江浙。其證五也。漳泉及潮州人。讀許爲可許。古作鄒。從無得聲。詩。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與楚同韻。又伐木許許。與父願同韻。呂氏春秋。舉大木者。前呼輿譟。後亦應之。淮南子道應訓。作邪許。

許、讀若虎。與可爲一音之轉。黃河流域無此音也。其證六也。漳泉人稱人子爲舍。蓋少爺二字之合音。黃梧之子芳度稱變舍。鄭成功之子經亦稱舍。見臺灣外記。今北方對人子。向稱爺。以排行定之。長子稱大爺。次子三子稱二爺三爺。此稱謂蓋起於遼金以後。明史太祖初起好養異姓兒爲子。稱爲某舍。如沐英稱沐舍是也。沐英籍安徽定遠。與太祖同爲江北人。今江北無此稱呼。僅閩廣有之。福州人譏人執縛。則曰少爺阿哥舍。此舍字亦古語也。其證七也。蓋唐末黃巢之亂。長安洛陽二京搢紳之士。隨王審知入閩者。實繁有徒。王固光州固始人也。其軍隊自多江北人。相傳黃巢入閩時。將士人殺戮殆盡。止存婦女。以之分嫁士卒。故今福州人稱男子曰唐部人。言王氏部下之人也。稱女子曰諸娘人。言無諸國之人也。今詩經中凡古音與今異者。以福州語或漳泉語讀之。多可相通。中原古音。因人民避亂之故。乃反藉以保存。至可異也。不然。四川古爲巴蜀。烏道蠶叢。貴州廣西。古百濮之地。其語言應極複雜。而語音平正。同於內地。何也。蓋自始皇南取桂林象郡。實行移民。五方雜處。而四川自張獻忠之亂。川民幾無子遺。其真正之四川語。貴州語。廣西語。今已不可得而聞矣。余於音韻學素乏深密研究。寧氏死後。其著述又多散佚不傳。姑撮舉其大要。後之言古音者。得觀覽焉。

〔附註〕古人稱舍係自謙之詞。司馬光書儀答人慰問狀云。兄曰家兄。弟曰舍弟。杜工部集有得舍弟消息詩。魏文帝與鍾繇書。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是其例也。至以舍稱人。則於古無徵。翟灝通俗編號稱淹博。其稱謂一門。亦未之及。偶以此質於鄭浩。浩潮州人也。鄭云。凡稱人者。必以其人可得之地位。清代稱士子曰秀才。或曰相公。宋大學生稱上舍。凡稱士子皆用之。積久遂爲廣泛之稱謂也。余考宋史選舉志。國子生行三舍法。太學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元符二年初。令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崇寧元年。宰臣請天下州縣並置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舍。入下等補內舍。除居外舍。此北宋時制也。南渡後。太學生陳東歐陽徹上書攻和議。聚衆至萬人。遂開三學專橫之漸。賈似道挾太學生以要君。而宋遂不振。意是時士子殆無不稱舍者。則鄭氏之說信矣。

